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十駕齋養新錄

(五)

錢大昕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駕齋養新錄

(五)

錢大昕撰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錄新養齋駕十

册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撰者 錢大昕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章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八

道

中庸言道之書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本于天也。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道不外乎五倫也。唯道不外乎五倫，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不虛行，有天地而後有天地之道，有聖人而後有聖人之道，學聖人者爲君子之道，反是則小人之道，非吾所爲道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有索之虛，無以爲道者哉。唯老氏五千言，始尊道于天地之上。其言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于是求道於窈冥恍惚，不可名象之中，與孔孟之言道，柄鑿不相入矣。

張無垢曰：道非虛無也。日月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韓康伯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其注太極云：夫有必生于无，故太極生兩儀也。正義申之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卽是太初太一也。老子云：道生一，卽此太極也。混混既分，卽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卽老子云：一生二也。晉人以老莊說易，後儒知其非，而終不脫此窠臼。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

五倫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五倫也。唯人皆有孝弟之心。故其性無不善。堯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欲其自別于禽獸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之謂良知良能。此之謂性善。釋氏棄其父母昆弟而不知養。雖日談心性何益。

忠恕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帝王之忠恕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聖賢之忠恕也。雖恕而言仁。則爲煦煦之仁。舍忠而言信。則爲硜硜之信。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是忠爲仁禮之本也。春秋傳曰。上思利民。忠也。論語曰。言思忠。又曰。主忠信。子張問政。則曰。行之以忠。子貢問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舍忠而能行者。後人但以忠爲臣道。又以捐軀徇國者爲忠。而忠之義隘矣。

言動

衣冠中。動作慎。不苟營。不苟笑。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儒者之事也。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

好輕則招淫。出法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終以亡身。王安石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亦足以禍國。

謙讓

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也。恭敬辭讓。本非兩事。舍讓而言敬。則空虛無所著。雖曰言敬。而去禮愈遠矣。禮者。自卑而尊人。人與己相接。而不知退讓。則橫逆及之矣。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孔子至聖。賢於堯舜。而自言竊比老彭。謙之至讓之至也。有禮者敬人。敬人而人恆敬之。舍謙讓何以哉。

義利

古之士無恆產而有恆心。今之士卽有恆產。獨不能保其有恆心也。況無恆產乎。臨財苟得。臨難苟免。好利而不好名。雖在庠序。其志趣與市井胥徒何以異哉。

王伯厚云。尙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

廉恥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此言出於管子。而賈生亟稱之。獨柳子厚著四維論。謂廉恥卽義。不當列爲四。此非知道之言也。孔子論成人。則取公綽之不欲。論士。則云行己有恥。廉恥與禮義本同一源。而必別而言之。

者。以行事驗之。而決其有不同也。知禮則不妄動。知義則不妄交。知廉則不妄取。知恥則不妄爲。古人尙實事。而不尙空言。故覘國者以四維爲先。人有士田。女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無恥也。觀二雅之所刺。知管子之言。必有中矣。

宋鄧綰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綰雖無恥。猶知人笑罵也。章惇召入相。人問當國何先。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小人無忌憚。曾綰之不若矣。

方正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義府小人。固不足責。馬劉貞觀名臣。乃亦有比匪之傷乎。

儉

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嗇于人。不嗇于己。謂之吝。嗇于人。并嗇于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愛與吝。

小人之事也。晏子春秋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譚子化書

李元衡儉說云。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止謗

止謗莫如自修。王文舒之言也。何以止謗。曰無辨。文中子之言也。謗之無實者。付之勿辨可矣。謗之有因者。非自修弗能止。

改過

過者。聖賢所不能無也。自以爲無過。而過乃大矣。自以爲有過。而過自寡矣。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言大過而不言小過。是聖人猶未敢言小過之必無也。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能不貳過。而入聖域。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聖賢之學。教人改過遷善而已矣。後之君子。高語性天。而恥言改過。有過且不自知。與聖賢克己之功遠矣。

易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君子改過。以全其名。小人文過。以益其恥。

陸宣公上疏。言聖賢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陛下若納諫不違。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重人不重位

晉書蔡謨傳。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

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

公慙。卿卿慙長。子孫雖達。士論不可欺也。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弟兄殊趣。物議不少貶也。謝何皆希高隱。謝出何不出。而何優于謝矣。元白均稱才子。元相白不相。而元劣于白矣。

語錄

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達磨西來。自稱教外別傳。直指心印。數傳以後。其徒日衆。而語錄興焉。支離鄙俚之言。奉爲鴻寶。併佛所說之經典。亦束之高閣矣。甚者訶佛罵祖。略無忌憚。而世之言佛者。反尊尙之。以爲勝於教律僧。甚矣人之好怪也。

釋子之語錄。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名

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於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名也。孟子云。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趙岐注好名之人。章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千乘。

乃取蘇子瞻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于瓦缶爲說恐非孟子本旨。上云好名之人。下云苟非其人。則其人卽好名之人無疑矣。且自古斷無能讓千乘之國而猶變色於簞豆者。稽之於古。旣無其人。度之於情。恐無其事。陳義雖高。不如古注之似淺而實當也。

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也。荀卿儒家。乃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鱸。不如盜也。斯言過矣。儒而未醇。未免雜以老莊之旨。

范文正公曰。士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鼂氏客語云。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薛季宣上孝宗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

陳埴言好名。孟子所不取。就求士於三代之前。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魏了翁奏議。好名之說。此乃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爲是以拒諫。今正患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也。

顧寧人曰。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

風亦可以救積滂之俗。

功過相除

鄭康成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見詩正義云。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公羊傳云。春秋責賢者備。以其爲賢者。故責之。責之雖備。而其賢自在。所以爲忠厚也。管仲器小。不害其爲仁。臧武要君。不害其爲知。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不害其爲廉。宰我。冉有。論語屢責之。不害其爲十哲。聖人議論之公。而度量之大如此。王者知此道。則可無乏才之嘆。儒者知此道。則必無門戶之爭矣。忠臣不事二君。而不事二君者未必皆忠。烈女不更二夫。而不更二夫者未必皆烈。逢君以危社稷。雖捐軀不爲忠也。制夫以絕似續。雖守寡不爲烈也。

朱文公議論平實

朱文公云。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云。聖賢議論。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嘗與人言。讀書玩理外。攻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文公窮理精而好學篤。故不爲過高之論。若金谿諸子。則以爲支離而不足學矣。

陳止齋不好辯

四朝聞見錄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鬪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宋儒經學

王伯厚曰自漢儒至于慶歷閒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尙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授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閒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予嘗見景定建康志有明道書院講義一卷皆王氏所謂支離曼衍之詞也

宋初儒者皆遵守古訓不敢妄作聰明宋景文唐書儒學傳於啖助贊深致貶斥蓋其時孫復石介輩已有此等議論而歐陽公頗好之故於此傳微示異趣以防蔑古之漸其後王安石以意說經詆毀先儒略無忌憚而輕薄之徒聞風效尤競爲詭異之解如孫奕說詩黽勉以黽爲蛙說論語老彭以彭爲旁示兒編羅璧謂公羊穀梁皆姜姓識遺真可入笑林矣

道統

道統二字始見於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其第一圖曰傳道正統。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書成於乾道壬辰。與朱文公同時。

太極

易上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極在天地之先也。韓康伯謂有必生於无。故太極生兩儀。有生於无。語出老子。康伯以老莊說易。故云爾也。濂溪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韓康伯義。無極二字亦見老子。復歸于无極。六經初未之有也。陸子靜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又謂極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較朱文公似勝之。

六經注我

林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此爲無實而好著書者言之。其語本無病也。陸子靜云。六經皆我注腳。又云。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則誕而妄矣。仲尼大聖。猶云好古敏以求之。子靜何人。敢以六經爲我注腳乎。尊心而廢學。其弊必至於此。

引儒入釋

朱文公答孫敬甫書。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

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夫。接引後來學者。

黃勉齋云。近世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呼。側僻固陋。自以爲悟。

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歧。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于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馮琦奏疏

知人之難

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荀卿門人有李斯。程氏門人有邢恕。章惇從學于邵堯夫。秦檜見稱于游定夫。大姦若忠。君子不能保其終也。鄭漁仲爲秦熿所薦。吳康侯爲石亨所薦。當辭而不辭。於出處之義有遺憾矣。

法後王

荀卿法後王之說。王伯厚深詆之。愚以爲王氏似未達荀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孟荀生于衰周之季。閱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言先王。與荀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荀卿豈逆料李斯之仕秦。而令其用秦法哉。七國僭號。名雖王。實諸侯也。孰可以當後王之名。而荀

子乃冒法之耶。方是時老莊之言盛行，皆妄託于三皇，故特稱後王，以鍼砭荒唐謬悠之談，非謂三代不足法也。王安石以本朝制度爲流俗，謂祖宗之法不足守，口談堯舜，躬行商韓，此宋之所以亡也。後儒好爲大言，不揆時勢，輒謂井田封建可行於後代，徒爲世主輕儒者藉口，是不如法後王之說爲無弊矣。要非苟卿立言之本旨。

臣道

人臣以責難於君爲恭，陳善閉邪爲敬，故汲黯之戇，勝于張湯之從臾，朱雲之狂，賢于孔光之謹慎。大臣不親細務，錢穀刑名自有主者，非宰相職也。陳平好陰謀，非以儒進，而去古未遠，尙識大體，自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專以理財用刑，熒惑人主，甚且謂天變不足畏，而變理陰陽之職，置勿講矣。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田表聖奏議序漢文帝、唐太宗，可謂明主矣，而賈誼、魏徵，上書多憂危之言，所以爲良臣。

薦賢

司馬溫公有薦士錄，自至和逮熙寧，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前輩薦賢報國，誠篤懇切如此。見李獻陵陽居士集近世大臣，有終身不薦一人，而轉得公正之譽者，豈古今時勢不同歟。

身家之念重，而忠愛之意薄也。

黨籍

元祐黨籍三百九人，不皆粹然正人也。而至今與馬呂並傳者，蔡京擠毀以成其名也。建文姦黨諸人，非皆凜然忠臣也。而至今與方練俱傳者，成祖肆刑以成其名也。姦臣暴君，快意于一時，而被其毒者，流芳於百世，心愈狠而計愈拙。當時無惻隱羞惡之心，後世豈無是非之心哉。徐健庵云：做人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此輩惜未聞斯語。

沈圭說

婦人以不嫁爲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此至正直記所述沈教授圭之言也。沈云：聞諸傳記，未暇攷其詳。雖爲下等人說，然卻是救時名論。

六先生

琴川志：端平初，元令王爚于縣學東建六先生祠。濂溪、橫渠、明道、伊川、晦庵、南軒。玉峯續志：淳祐辛丑朝旨，州縣學各建六先生祠。崑學正繪濂溪、伊川、明道、晦翁、橫渠、南軒之像於從祀壁間。己酉，權令吳堅始建祠，咸淳丁卯，增祀康節、涑水、東萊，共爲九人。

至元嘉禾志：尊經閣之下，奉安先聖燕居像，兩旁則祠十先生焉。謂濂溪、康節、涑水、明道、伊川、橫渠、晦庵、

南軒、上蔡、東萊也。

宋史禮志。淳祐元年正月。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景定二年。以張栻、呂祖謙從祀。咸淳三年。以邵雍、司馬光從祀。

士大夫不說學

士大夫不可以無學。不殖將落。原氏所以先亡。數典忘祖。籍父所以無後。董昭言。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長槍大劍。安用毛錐。乾祐所以失國也。蔡京禁人讀史。以通鑑爲元祐學術。宣和所以速禍也。

清慎勤

王隱晉書載李乘家誠云。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見魏志李乘所稱先帝者。司馬昭也。昭雖篡弑之賊。其言不可以人廢。今人謂清慎勤三字出于呂氏官箴。由未讀裴松之三國志注也。

居官忌二事

施彥執云。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己則貪。在公家則聚斂。它罪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大夫之列。今人或有處身最廉。然措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

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期貴顯真劫盜也。北宿矣縣

科場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日知錄

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鑑別不過四書文而已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榜出鈔錄舊作幸而得雋者蓋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沮之以爲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謂宜以五經文爲第一場四書文爲第二場五經卷帙旣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爲八股之文不得諉爲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幾稍息乎。

河防

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勞費無已遂爲國家之大患矣河爲北條之川由絳水大陸播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運道臨清至天津者是也東漢以後河由千乘入海卽今之大清河也。千乘郡今武定府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間河漸南決始合汴泗淮以入于海與禹河入海之

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水改爲南條矣。其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於民田廬舍。且與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而使出地上。欲其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爲師。季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清水可蓄不可洩。黃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水之當蓄。固不待言。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言之。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釀爲二渠。疏爲九道。順其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束之使歸於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謂河不宜分。而增隄以禦之。一朝潰溢。隄不能禦。又糜國帑以塞之。僥倖成功。而官吏轉受重賞。此國之巨蠹也。季馴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謂之習知河務。吾不信也。

顧寧人曰。天啓以前。無人不利于河決者。侵剋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日知錄今之官吏。其好利猶昔也。隄防日增。決溢屢告。竭海內之膏脂。飽若輩之囊橐。賞重罰輕。有損無益。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深可慮也。

通鑑多采善言

司馬溫公通鑑目錄極簡括。而多采君臣善言。如明主愛一嘖一笑。韓昭侯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班固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雙明主可爲忠言。趙充國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嘉王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廷任文吏習其欺謾。廉吏清在一己。皆無益百姓。宗均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第五倫遣將帥不如任州郡。

李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梁肉。崔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

修。王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王便宜者。便於公宜于民也。顧史不書惡。人君何所畏忌。魏朝堂非

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高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魏循正而行。自與志會。唐執政不能受諫。安

能諫。人人臣納諫。與冒白刃何異。全明主貴忤以收忠賢。惡順以去佞邪。法貴簡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

楊相如。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陸象士名重于利。吏利重于名。劉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全六經言禍福

由人。不言盛衰有命。實事未必知。知事未必實。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

納。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諫者當論理之是非。豈論事

之大小。帝王之道。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財匱于兵衆。力分子將多。怨

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皆陸萬國耳目。豈可以機數欺之。韓偃皆古今不易之論。以資治名其書。斯無媿矣。

古語多有本

朱新仲云。鷺鳥累百。不如一鶚。人知爲禰衡。不知本鄒陽書也。予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人知爲張綱語。

不知本於孫寶傳。拜爵公朝。謝恩私室。人知爲羊祜語。不知本於王莽傳。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人知

爲王羲之蘭亭序。不知本於京房傳。房云。今瞻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人知爲孫思邈語。不知本于

文子。文子云。心欲小。志欲大。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人知出韓愈爭臣論。不知亦本文子。孔子無黜突。求忠臣必

于孝子之門。人知爲韋彪語。不知本于孝經緯。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人知爲諸葛亮語。不知本于淮南子。淮南志作德。

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宋史以爲李孟傳語。不知本於王輔嗣注易。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宋史以爲蔡元定語。不知本於劉子。劉云。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

清談

魏晉人言老莊清談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談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孟子言良知良能。孝弟而已矣。故曰道不遠人。後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爲淺近。而馳心於空虛竊遠之地。與晉人清談奚以異哉。顧寧人云。晉之清談。談孔孟。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王安石之新經義。亦清談也。神京陸沈。其禍與晉等。趙鼎言。王安石以虛無之學敗壞人才。今人但知新法之害百姓。不知經義取士之害士習。

文字不苟作

顧寧人曰。文須有益于天下後世。若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有損于己。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處患難者。勿爲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爲矜己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爲非聖悖道之言。評人物。勿爲

文人勿相輕

杜子美詩所以高出千古者。不薄今人愛古人也。王楊盧駱之體。子美能爲而不屑爲。然猶護惜之。不欲人訾議。且曰。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推挹如此。以視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者。猶鷓鴣之與蚍蜉矣。

薛能小有才。而妄自稱詡。其論詩有李白終無取之句。又云。我生若在開元日。不遣名爲李翰林。真令人絕倒矣。能從事蜀川日。每短諸葛功業。有詩云。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擲揄。又云。焚卻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其狂惑喪心如此。宜乎不令終也。

杜牧之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嫖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牧之可謂失言矣。元白諷諭詩。意存讜直。豈皆淫嫖之詞。若反脣相稽。牧之獨無嫖語乎。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立言者其戒之。

文人浮薄

唐士大夫多浮薄輕佻。所作小說。無非奇詭妖豔之事。任意編造。誑惑後輩。而牛僧孺周秦行紀。尤爲狂誕。至稱德宗爲沈淩兒。則幾于大不敬矣。李衛公窮愁志載其文。意在族滅其家而始快。雖怨毒之詞。未免過當。而僧孺之妄談。實有以招之也。或云僧孺本無此記。衛公門客僞造耳。宋元以後。士之能自立者。皆恥而不爲矣。而

市井無賴。別有說書一家。演義盲詞。日增月益。誨淫勸殺。爲風俗人心之害。較之唐人小說。殆有甚焉。

詩文盜竊

皎然詩式。著偷語。偷義。偷勢之例。三者雖巧拙攸分。其爲偷一也。後代詩文家。能免於三偷者寡矣。

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郗紹著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姚察撰漢書訓纂。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顧寧人謂有明一代之人。所著書無非盜竊。語雖太過。實切中隱微深痼之病。

唐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時人爲之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今之舉業文字。大率生吞活剝。其詞必己出者。百無一二。士習之不端。於作文見之矣。

釋氏輪迴之說

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釋氏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列子書。晉時始行。恐卽晉人依託。

釋道俱盛于東晉

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于道。二何佞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

不虛。惟常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坦之傳。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桓元來攻。猶勤請禱。仲堪傳。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疑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疑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王羲之傳。郝愔事天師道。子超奉佛。郝超傳。杜子恭世傳五斗米道。南史杜京產傳。當時士大夫好尚迂怪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江左夷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導之孫珣。珣以法護。僧彌爲小字。珣又捨宅爲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治生

清波雜誌云。頃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則仰事俛育。繼了伏臘。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爲福。蓋福字從田。從衣。大昕案。福从示。不从衣。宋人不講小學。故多誤解。

許魯齋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苟生理不足。則于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至于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耳。

與其不治生產而乞不義之財。毋寧求田問舍而卻非禮之饋。故井上之李。甘于彈鋏之魚。五侯之鯖。劣于墻東之僮。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九

宋槧本

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差誤。卻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讐。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漉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轉爲大方所笑者也。

蘇子瞻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予向見宋槧本。有避亶字。注从回从旦於下。未審其故。頃見岳倦翁愧郟錄。有一條云。紹興文書。令廟諱舊諱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舊諱單字者三。皆著令改避。唯欽宗舊諱二字。一則從六。從回。從旦。一則從火。從亶。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迴避。由於欽宗舊諱。但倦翁著此書。在嘉定甲寅。其時尚未避亶。亶二字。不知何時著令。何人陳奏也。

借書

許慈與胡潛並爲博士。更相克伐。謗讟忿爭。書籍有無。不相通借。遂以矜己妒彼。見譏于世。蜀志崔慰祖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來從假借。日數十裘。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南史劉峻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同上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北史蘇東坡在黃州。有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見與秦太虛書

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鬻爲不孝。可也。借爲不孝。過矣。清波雜誌然世固有三等人不可借。不還一也。污損二也。妄改三也。守先人之手澤。擇其人而借之。則賢子孫之事也。

引書記卷數

余蕭客仲林云。引書注某卷。向謂始於遼僧行均龍龕手鑑。宋程大昌演鱗露兩書。然亦偶有一二條耳。後讀江少虞事實類苑。竟體注卷。在程大昌前。頃閱道藏。見王懸河三洞珠囊。每卷稱某書某卷。懸河唐人。又在江少虞之前矣。四庫全書總目謂李匡又資暇集引通典多注出某卷。匡又亦唐人。

下走

鄭朋奏記。蕭望之自稱下走。應劭曰。下走。僕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司馬遷與任安書。稱太史公牛馬走。牛馬走卽下走也。上稱官名。下則自謙之詞。或解爲太史公之牛馬走。則迂而鑿矣。

陳椽

史記貨殖傳。故楊平陽陳椽其閒。得所欲。小司馬以陳椽爲經營馳逐之意。予謂史記多古語。陳椽猶馳逐。皆雙聲。

關穿

論衡程材篇。春秋五經。義相關穿。關穿。猶言貫穿也。

佻脇

論衡骨相篇。晉公子重耳佻脇。爲諸侯霸。張儀佻脇。亦相秦魏。佻脇卽駢脅也。佻駢聲相近。

奧懜

南史王敬則傳有懊懜字。一切經音義。懊懜今皆作惱。同奴道反。懊懜。憂痛也。予謂農惱聲相近。詩。遭我乎穽之閒。漢書穽作囋。

佚蕩

揚雄傳。爲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讜。晉灼曰。佚蕩。緩也。宋祁校本云。蕭該音義。蕩亦作傷。韋佚爲替。傷蕩爲黨。晉音鐵。讜。司馬遷傳。侗儻非常之人。與晉音亦相近。說文。跌。踢也。亦佚蕩之異文。

翠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案說文。澤新也。七罪反。與翠同音。故謂鮮新爲鮮翠。

閒介

閒介雙聲字。出孟子山徑之蹊閒介。馬融長笛賦。閒介無蹊。李善注引孟子證之。朱文章句始以山徑之蹊閒爲句。介字屬下句。王伯厚謂閒介出長笛賦。是數典而忘祖也。

易

予向謂漢儒讀經字有異義。無異音。今又得一證。易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作易贊及易論。申其義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是鄭讀易簡與變易。不易。初無兩音。晉宋以後。分去入兩讀。而周簡子名宏遂不用易簡義。謂易者易也。音易。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若然。則易與變易。更何分別。不應列爲三義矣。自一字分數音。而經學益多穿鑿之解。葛稚川諸人。不得不任其咎也。

賈誼書引顯頊曰。功莫美于去惡而爲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今人讀善惡各分兩音。苟知緣善而善。緣惡而惡之義。則分之無可分矣。

夫差

前卷言吳王夫差之差。可押麻韻。引羅虬比紅兒詩。按宋之間浣紗篇。越女顏如花。越王問浣紗。國微不

自寵。獻作吳宮娃。山藪半潛匿。苧羅更蒙遮。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人目。效顰亦相誇。是唐初人已讀此音。

非三公而稱公

史家之例。非三公不稱公。顧氏日知錄言之詳矣。晉宋以後。卽有不盡然者。南史謝朓傳。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朓死於齊代。休文未嘗位三公也。虞愿傳。王秀之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虞寄傳。或謂陳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及寶應敗走。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丘靈鞠傳。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代友改字

范滂父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滂父。故名祖禹。字夢得。司馬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滂備。輒欲更表德曰滂備。旣協吉夢。又可正譌。且與令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范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滂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滂。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如何如何。見梁按夢得字與劉賓客同。而名又有禹字。當時必有以爲慕劉者。故溫公帖有正譌之語。給漫

宮中稱呼

宋太祖稱杜太后爲娘娘。見鐵圍山叢談高宗稱徽宗爲爹爹。稱章太后爲大姐姐。太后稱帝爲哥。內禪後稱孝

宗爲大哥。見四朝聞見錄。

婦人稱阿

漢魏婦女有稱阿者。如陳皇后小字阿嬌。及寡婦左阿君。見於游俠傳。荀攸妾阿鶯。見魏志朱建平傳。六朝多以阿系姓。如晉書中。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舊唐書周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南齊書隋獨孤后謂雲昭訓爲阿雲。唐蕭淑妃謂武后爲阿武。韋后降爲庶人。稱阿韋。劉從諫妻裴氏稱阿裴。吳湘娶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顏阿焦。唐書安樂公主傳。阿武子尙爲天子。洪景伯云。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則南宋猶然。今則公私俱無此語矣。

北史隋房陵王勇傳。昭訓雲嬖幸。皇后忿怒曰。隗地伐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

婦人稱奴

婦人自稱奴。蓋始於宋時。嘗見猗覺寮雜記云。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是宋時婦女。以奴爲美稱。宋季二王航海。楊太后垂簾。對羣臣猶稱奴。此其證矣。予按六朝人多自稱儂。蘇東坡詩。它年一舸鳴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儂家猶奴家也。奴卽儂之轉聲。唐詩紀事。載昭宗菩薩蠻詞。何處是英雄。迎奴歸故宮。則天子亦以此自稱矣。或云安得有英雄迎

歸大內中。蓋後人嫌其俚。故之。

老

今世友朋相狎。呼其姓加以老字。亦有本。白樂天詩。每被老元偷格律。謂微之。試覓老劉看。謂夢得。北史。石曜持絹一匹。謂斛律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是北齊人嘗以老石自稱矣。若老杜老蘇。別於小杜大蘇言之。非當時相稱。

又有稱其人字者。蘇東坡詩。老可能爲竹寫真。謂文與可也。今人多稱其上一字。僧亦稱下一字。東坡詩。不知老柴幾時歸。謂元柴。

小名鐵柱

北方小兒乳名多稱柱兒。或稱鐵柱兒。予讀辛稼軒清平樂詞。爲兒鐵柱作也。其詞云。靈皇醮罷。福祿都來也。試引鶴雛花樹下。斷了驚驚怕怕。從今日日聰明。更宜潭妹嵩兄。看取辛家鐵柱。無災無難公卿。則鐵柱之名。宋時已有之矣。

五行命名

今人好以五行偏旁命名。遞及子孫。取相生之義。蓋盛於宋時。尹源弟洙。源子林。林子焯。洙子構。秦檜兄梓。弟棣。檜子熺。孫塏。塏曾孫鉅。元孫浚。灑。朱松子熹。孫塾。塾在曾孫鉅。鈞。鑑。鐸。銓。元孫淵。洽。潛。濟。濬。澄。李

蕭子屋、至、塾、袋、壁、壘、孫、鎬、錫、鑑、鉢、鏃、銛、銓、陳、源、子、櫟、孫、照、勳、曾、孫、埜、圻、基、元、孫、鑿、是、也、子、讀、昌、黎、集、有、王、屋、縣、尉、畢、垌、墓、誌、其、大、父、名、構、父、名、炆、弟、名、增、子、四、人、鎬、鉢、鉢、銳、則、唐、人、已、有、之、今、東、雅、堂、本、炆、作、杭、注、云、杭、本、作、炆、攷、唐、書、畢、構、傳、亦、作、炆、則、杭、本、是、也、又、唐、史、崔、鉉、子、沆、裴、均、子、鏗、高、鉞、弟、銖、錯、鉞、子、湜、錯、子、湘、渙、皇、甫、湜、子、松、當、亦、取、此、義、

義

會稽志。義井在府東二里下。爲大井。袤丈。上設三井口。以受汲。覆以大亭。遇旱歲不減。尤宜染練。義者。蓋以衆所共汲爲名。今世俗置產以給族人。曰義莊。置學以教鄉曲子弟。曰義學。設漿於道。以飲行旅。曰義漿。關地爲叢冢。以藏暴骨。曰義冢。東坡先生謫黃州。取諸郡所餉酒。置一器中。以觴客。曰義樽。近時州縣衆力共給役。曰義役。皆與衆同之意。又俚俗有義父母。義子孫。義兄弟。衣加襪。曰義襪。以髮作髻。加首曰義髻。此又不可曉也。大昕案。魏志張魯傳。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則義米義舍之名。自漢已有之。朱新仲云。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

雨

一切經音義云。臘。歲終祭神之名。經中言臘。諸經律中或言歲。今比邱或言臘。或云夏。或言雨。皆取一終。

之義。案天竺多雨名。雨安居。從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土火羅諸國。至十二月安居。今言臘者。亦近是也。此方言夏安居。各就其事制名也。卷十杜子美舊雨來。今雨不來之語。蓋取諸此。

漢唐金價

履齋示兒編云。公羊傳隱五年曰。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漢食貨志亦云。黃金一斤直萬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卽是金百斤爲錢百萬也。高祖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命陳平爲反閒。捐金四萬斤。使漢金不賤。何以至此。如唐時必貴。太宗以于志寧、孔穎達能諫太子。賜金一斤而已。非貴則不如是之少也。野客叢書云。緡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爲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

日知錄云。洪武八年。金一兩當銀四兩。十八年。一兩當銀五兩。永樂中。一兩當銀十兩。幼時見萬曆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矣。

大斗大兩大尺

唐律疏義引雜令。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侖。十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一斗十斗爲斛。稱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十寸爲丈。唐六典與雜令同。又云。凡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

鍾律。測暑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據隋書律稭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古稱三斤爲一斤。則大斗大兩。始于隋開皇閒。唐初沿而不改耳。

元寶

輟耕錄。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期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買。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是元寶重五十兩起于元世也。

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是金時銀錠已有重五十兩者。但當時無元寶之名。

錠

古人稱金銀曰錠。今用錠字。按廣韻。錠有兩音。一丁定切。豆有足曰錠。無足有鐙。一徒徑切。錫屬。俱與銀錠義不協。元時行鈔法。以一貫爲定。後移其名于銀。又加金旁。

浙東斗尺

至正直記。浙東斗尺。皆存故宋遺製。斗謂之百合。足比今之官數八升也。謂官數百三十合。尺謂之百分。比今之

官數八寸。吾鄉絕無此樣。皆用官樣。至宜興則閒有之。杭城又有七升斗七寸尺者。謂之小百合。小百分也。鄞俗則有二樣。二斗五升者曰料。五斗曰葺。料音勞去聲

四柱

今官司錢糧交代。必造四柱冊。四柱者。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也。至正直記云。人家出納財貨者。謂之掌事。謂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曰舊管。二曰新收。三曰開除。四曰見在。則元時已有此名目。

火耗

元史刑法志。諸產金之地。有司歲徵金課。其有巧立名色。廣取用錢。及多稱金數。剋除火耗。爲民害者。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之。火耗兩字。見於史始此。

孝弟

古人惟子孫稱孝。詩。綏子孝子。孝孫徂位。皆廟中之稱。後代以弟承兄。則有稱孝弟者。續通鑑長編。載嘉祐八年孫抃等議云。太祖之廟。太宗稱孝弟。眞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是也。俚俗之稱。更有可笑者。蘇州府圓妙觀前輒塔。近年傾圮。土人拾得一輒。其文云。條坊巷街。北面南居。清信崇奉三寶女弟子。孝妻傅氏妙喜。同孝男虞宗臣。宗禱。宗孟等。蓋宋時所刻。又盤門內西泮環巷石井闌上。有孝夫某爲亡妻何氏四乙娘字。嘉泰元年正月刻。又府前西米巷石井闌。有孝夫某爲亡前妻黃氏十四娘字。嘉定十七

年十二月刻。是宋時有孝夫孝妻之稱。

契姪

陸子靜集有楊承奉墓碣。末題契姪臨。

褒成侯未嘗徙封

後漢書孔僖傳。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孔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是永元以後。孔氏嗣侯者。皆當稱褒亭。不當云褒成矣。乃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而曲阜孔廟孔龢碑。載元嘉三年。司徒雄等奏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敕碑。立于永壽二年。其陰有褒成侯孔建壽名。皆在永元之後。而稱褒成侯如故。洪氏隸釋以爲損未嘗徙封。固信而有徵矣。後漢侯爵。有縣侯。都鄉侯。鄉侯。都亭侯。亭侯五等。而褒成侯國不見于郡國志。則褒成殆亭侯而非縣侯。依史例。當云褒成亭侯。舊史偶脫成字。蔚宗遂誤。仞爲徙封耳。攷魏黃初二年詔。亦稱褒成之後。絕而莫繼。可證漢世無徙封褒亭之事也。

嘉祥縣南武山

日知錄。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疑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予謂嘉祥漢任城縣地。南武山當因武氏所居得名。漁者所見。殆卽漢武氏石室。

也。

錢讓

錢讓事不見於史冊。湖州府長興縣志皆列入人物。所載事迹未可盡信。如征東大將軍漢時未有此官。又云天子臨喪哀慟。給兵吏加威儀。還葬故鄉。恐亦非實。漢世天子臨大臣喪。事不恆有。讓位非三公。世非外戚。何緣邀此異數。藉令有之。何以史不一見其名乎。唯爲郡將。訴冤一事最可稱。而吳郡志牧守未見薛固名。不知志何所據也。錢氏舊譜又載九江寇周生。范容。擾淮泗。徐揚閒。詔拜讓廣陵太守。征東大將軍都督江左六州諸軍事。斬賊帥徐鳳。謝安于陣。而范容周生等自縛款首。桓帝旌其功。封富春侯。以范史證之。俱無影響。大率後人附會之詞。攷鄭樵氏族略云。漢哀平閒。錢遜爲廣陵太守。避王莽亂。徙居烏程。而讓亦官廣陵太守。意者讓遜本卽一人。夾漈避宋。濮安懿王諱。改讓爲遜乎。

錢珣

唐詩紀事以錢珣爲吏部尙書徽之子。攷唐書徽傳。徽子可復。方義。方義之下。乃云子珣。是珣爲方義之子。非徽子矣。珣以宰相王搏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搏得罪。珣貶撫州司馬。攷王搏罷相。在昭宗乾寧三年丙辰。珣之貶斥。當在此時。而韓文公薦錢徽自代狀。稱其年輩皆在臣前。文公生于大歷戊申。至乾寧丙辰。已百二十九年矣。而徽又長于文公。其子恐無逮事昭宗者。計有功殆誤會唐書之文也。唐書珣字

瑞文與名相應。而紀事作端文。亦誤。

袁高題名

唐詩紀事載袁高茶山詩。又云。唐制。湖州造貢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大歷後始有進奉。建中二年。高刺郡。進三千六百串。并此詩一章。刻石在貢焙院。是詩爲建中二年所作矣。頃得高題名於長興之小石山。卽顧渚支峯。其文云。大唐州刺史臣袁高奉詔修茶。訖。至。山最高堂。賦茶山詩。興元甲子歲三春十日。則是賦詩在興元元年。非建中二年也。其詩云。皇帝尙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遶天涯。所獻愈艱勤。蓋興元春朱泚竊號長安。德宗西幸奉天。故有此語。若在建中二年。則不得云皇帝尙巡狩矣。唐史袁高傳。失載刺湖州事。李吉甫茶山詩述碑陰記。述高所歷官云。德宗嗣位。累遷尙書金部員外郎。右司郎中。權御史中丞。爲杞所忌。貶韶州長史。尋刺湖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中。以卒。則高之徵拜給事中。卽在興元甲子冬也。

于頔茶山詩述

金石錄第一千六百十六。唐茶山詩。并詩述。詩。袁高撰。詩述。于頔撰。徐璣正書。第一千六百十七。唐詩述碑陰記。李吉甫撰。徐璣正書。貞元十年正月。此碑久亡。而于頔題名尙存。在長興縣小石山。正書十五行。文云。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刺史臣于頔。遵奉詔命。詣顧渚茶院修貢畢。登西顧山最高堂。汲巖泉。□□

似是以茶字。□□□似是以觀字。前刺史□□□袁公留題□□□似是以刻字。茶山詩于石。大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春三月。蓋茶山詩述之刻。卽在是年。又逾二載。而吉甫爲文記之。則袁高已卒矣。唐詩紀事。謂高卒于憲宗時。亦非也。唐書高傳云。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饗贈禮部尙書。非謂卒于憲宗時。
瞿鏡濤云。袁高于頤兩題名。茶字凡五見。皆作茶。唐人精于六書。不尙輕作俗字如此。

六先生

朱文公有六先生贊。謂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涑水也。端平初。常熟令王爚。于縣學建六先生祠。祀濂溪、橫渠、明道、伊川、晦庵、南軒。瀋祐辛丑。命州縣學各建六先生祠。其後有稱九先生者。則於六人之外增康節、涑水、東萊也。又有稱十先生者。則於九人之外增上蔡一人也。

生日

古有上壽之禮。無慶生日之禮。漢書。盧綰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祇是賀生子。非賀生日也。唐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內殿宴羣臣聯句。册府元龜。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於花萼樓下。終宴尙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上壽之始也。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

麵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友。且遂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俄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麪各二十斛。其後以廢務非便。奏罷會。而賜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也。攷容齋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流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則宰相生日有賜。不始於宋矣。王明清揮塵錄。賜生辰器幣。起於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賜。自是執政爲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

東坡內制集。具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揚王顥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祚國公偁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咸寧郡王悛生日禮物口宣。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荆王頽生日禮物口宣。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遂寧郡王佶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賜濟陽郡王曹佾生日禮物口宣。是宋時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生日獻詩詞

西清詩話。謂公卿誕日。以詩爲壽。見於唐末。

履齋示兒編云。魏仲先壽萊公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

明道雜志。路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孔毅夫野史。文路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此事雖未可信。然生日獻詩詞。蓋盛於北宋時矣。

東坡集有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詩。有生日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贖佳篇次韻爲謝詩。有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詩。有以黃子本柱杖爲子由生日之壽詩。又有表弟程德孺生日詩。趙倅成伯母生日口號。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爲壽詩。

吳曾漫錄。秦益公生日。四方賀詩尤多。嘗取其三聯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猶看寒士文。虜人爭問年今幾。天子恨無官可酬。建鄴三公今始有。靖康一節古來無。蓋取其親切耳。蜀人李善詩。無窮基有無窮聞。第一人爲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爲過。有時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荆公、東坡、皆有曾魯公、張文定生日詩。

朱彥可談云。近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卻回。但爲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或無壽星畫者。但有它畫軸。紅繡囊絨之。謂必退回。王忽令盡啓封。掛畫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良久引客燕香。共相瞻禮。其閒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神鬼。唯一兵官乃崔白畫二猫。既至前。慚懼失措。

禁見任官生日受所屬禮物

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壬寅詔內外見任官因生日受所屬慶賀之禮及與之者各徒三年賊重者依本法自秦檜擅權四方皆以其生日致饋其後州郡監司率受此禮極其僭侈太學錄范成象面對以爲言故立法見繫年要錄

魏華父云人主生日爲樂始於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坡爲同氣之親或知己偶有所賦而它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直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

爵里刺

釋名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世語夏侯榮七歲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徧談不誤一人三國志注後漢書龐衡傳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旣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井丹傳未嘗修刺候人仇覽傳齋刺就房謁之童恢傳掾屬悉投刺去皆在東漢之世而王充論衡稱韓生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則西京已有之

宋名刺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迹其間有觀敬賀子

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未謹候謝子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補之謹謁謝子允校書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爲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今人觀之。宜泚頰矣。

周輝清波雜志云。大父有手札藥方。乃用舊門狀爲策禮。見元祐間。雖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祇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云謹狀。官稱不過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親書。往還多以書簡。莫非親筆。小官於上位亦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反疏。

齊物

王伯厚謂莊子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齊物到頭爭恐誤。按左思魏都賦。萬物可齊于一朝。劉涓林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答盧諶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莊周齊物。以論爲名。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兩字連讀。唐人多取齊物兩字爲名。其誤不始康節也。

梓潼神

梓潼之神。相傳晉時張惡子。唐天寶十年。監察御史王岳靈。撰張惡子廟碑。見唐詩紀事。李商隱題張惡子廟詩。下馬捧椒漿。迎神白玉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

王鐸謁梓潼張惡子廟詩。盛唐聖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濟順名。夜雨龍拋三尺匣。青雲鳳入九重城。劍門喜氣隨雷動。玉壘韶光待賊平。唯報關東諸將相。柱天功業賴陰兵。判度支蕭遇和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劍傳唐主。長擁千山護蜀城。斬馬威稜應掃蕩。截蛟鋒刃俟昇平。鄼侯爲國親簫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時僖宗解劍贈神。故二公賦詩。

吳自牧夢梁錄。梓潼帝君。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爵。曰忠文英武孝德仁聖王。是南宋行都已立此祠也。新定續志。載葉夢鼎梓潼真君祠記云。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開科級。是南宋之季。外府州亦立此祠矣。

虞集廣州路右文成化廟記。天官書以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之宮。徵文治者占焉。或曰降靈吾蜀之梓潼者。則其神也。是以縉紳大夫士多信禮之。而文昌之祠。遂徧郡邑。皇元延祐中。書詔加封。號其祠曰右文成化。贊詞具在。而朝廷設進士科。以取士。文風大行人。謂神實主之。

魁星

學校祀魁星。於古未之聞也。按新定續志。學校門云。魁星樓爲一學偉觀。前知州吳槃。旣勤樸斲。今侯錢

廟祀之而改奎爲魁。又謂魁非佳語。皆非也。北斗以魁爲首。故有九魁之稱。而凡物之首。人之帥。皆以魁名之。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揚雄甘泉賦。冠倫魁能。能。古台字。魁能卽魁台也。杜子美詩。君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謂其爲宰相之門也。魁士名人之語。見于呂氏春秋。而史記云。狀貌魁梧奇偉。皆非不美之詞。宋人稱狀元爲廷魁。見石刻鋪敘上舍第一人爲上舍魁。見文獻通考由來已久。無可置議。天官書。奎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說者謂孔子魯人。奎婁爲魯分野。儒教當興之象。特史官傅會之詞。學校祀魁星。雖非古禮。證之新定志。則爲斗魁非奎宿明矣。奎爲西方之宿。而顧以爲北方元武之宿。亦誤。

道人道士之別

六朝以道人爲沙門之稱。不通於羽士。南齊書顧歡傳。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南史陶貞白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是道人與道士較然有別矣。南史宋宗室傳。前稱慧琳道人。後稱沙門慧琳。是道人卽沙門。

天師

天師之稱。始見于莊子。特一時尊敬之詞。非以爲號也。後漢張陵。始以五斗道誑惑漢沔間。其孫魯。據有

漢中魏武授以侯爵。後來習其教者。妄稱陵爲天師。水經注沔水篇云。澧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又江水篇云。平都縣有天師治。皆謂張陵也。晉南渡後。士大夫多有奉五斗米道者。或謂之天師道。晉書何充傳。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殷仲堪傳。少奉天師道。王恭傳。淮陵內史虞琬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由是妖妄之稱。始登正史。魏書釋老志。載寇謙之遇大神。稱太上老君。謂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故來授汝天師之位云云。益誕謾可笑矣。

碁局

韋昭博奕論。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李善注引邯鄲瀉藝經。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沈存中云。弈碁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與後世法不同。今世碁局縱橫各十九道。未詳何人所加。予嘗見李逸民忘憂清樂集。碁譜也。首載孫策賜呂範。晉武帝賜王武子兩局。皆十九道。疑後人假託也。

籤詩

今神廟皆有籤詩。占者以決休咎。其來久矣。祠山事要去。祠山籤語一百二十八首。紹興十一年。郡人勇樞。經從毘陵之無錫。遙見山顛有祠宇甚麗。指問路人云。張王廟。勇因致敬。得此籤語。已而下山。回顧卽

無所有。既歸寫置祠山。此祠山張王之籤也。老學庵筆記云。遣僧則肇乞籤於射洪白厓陸使君祠。使君以杜詩爲籤。得全家隱鹿門之篇。此射洪神之籤也。皆在南宋初。周密癸辛雜識載太學忠文廟祠銀瓶娘子。其籤文與天竺一同。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十

吳郡志沿革之誤

范石湖吳郡志云。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漢改九江爲淮南。卽以封布。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後封兄子濞爲吳王。以上三國。盡得揚州之地。吳與會稽。皆在封域中。大昕案。志所云三國者。謂九江。淮南。吳也。今攷之。殊不然。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都六。布所得者。僅壽春以西耳。若彭城。廣陵以南。至吳會稽。皆屬項羽。在梁楚九郡之內。漢滅項氏。封韓信爲楚王。其時吳會稽蓋屬楚。及韓信廢。分其地爲荆楚兩國。始改屬荆王劉賈。賈爲英布所殺。改封兄子濞爲吳王。始屬吳。然則吳會稽之地。漢初屬楚。繼屬荆。繼屬吳。史文班班可攷。與九江。淮南。了不相涉。英布雖曾殺賈。不旋踵爲漢所誅。初不能有其地。吳郡志舍荆楚而繫之淮南。可謂謬之甚也。

吳地記

陸廣微事迹無可攷。所撰吳地記云。自周敬王六年。至今唐僖宗朝人。而唐藝文志不載此書。至宋志始著于錄。吳江一縣。吳越有國日始置。而卷內有續添吳江縣云云。殆後人纂入。

姑蘇志

王文恪撰姑蘇志成。楊南峯詆爲不通。謂當稱蘇州府志。不可用古地名。又不可以一地該一郡。此語流傳到今。僉以爲不可易矣。予謂南峯知其一。未知其二。昔梁克家撰三山志矣。不云福州志也。陳耆卿撰赤城志矣。不云台州志也。文恪亦行古之道耳。志蘇州而名以姑蘇。豈遂爲大失哉。

長洲

王伯厚謂長洲名縣。始于唐武后時。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謂廣陵之吳。非今長洲縣。其說信矣。然吳自有長洲。盧熊蘇州府志。引越絕書。闔閭走犬長州。西漢書。王莽始建國四年。臨淮民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洲。又魏武帝對吳使徐詳云。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將軍游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左思賦云。佩長洲之茂苑。元和郡縣志。長洲縣取長洲苑爲名。在縣西南七十里。或云在太湖北岸。闔閭游獵處。圖經亦云。吳縣西南七里有長洲鄉。則吳之有長洲舊矣。左太冲所賦。蓋孫吳之都。其時廣陵不在吳境。則今人稱長洲爲茂苑。未可厚非也。

松江

唐人詩文稱松江者。卽今吳江縣地。非今松江府也。松江首受太湖。經吳江、崑山、嘉定、青浦。至上海縣合黃浦入海。亦名吳松江。唐時未有吳江縣。則松江上流爲吳縣南境。士大夫游宦。自蘇至湖杭二州。皆取道焉。吳地記。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張翰在京師。思松江鱸魚膾。張志和漁父詞。松江蟹舍主人歡。陸

龜蒙松江蟹舍賦杜牧松江夜泊詩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皆謂吳江也韓退之撰王仲舒碑文云在蘇州隄松江路害絕阻滯蓋爲隄於吳江非華亭也元升華亭縣爲松江府自是松江之名移於華亭世遂不知吳江之爲松江矣今之吳江縣吳越錢氏時謂之南北兩城防遏所見北山小集

沈恭子

顏魯公書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本刻于虎丘山巖今不復存矣皮陸松陵集有補沈恭子詩不知恭子何人予按南史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仕梁爲尚書左戶侍郎吳令御史中丞陳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郎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以疾卒于吳中贈侍中諡恭子六朝文臣無封爵而得諡者例稱子如任昉稱敬子周宏正稱簡子之類不一而足則沈恭子必初明無疑矣南史儒林傳顧越棲隱于虎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免等每爲文會則虎丘固恭子觴詠之地其字初明或作禮明未審孰是

陸德明

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或謂癸卯爲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今攷唐書本傳但云高祖釋奠賜帛五十四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又云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是元朗卒高祖朝不及事太宗也元朗嘗從學於周宏正宏正卒于陳高宗太建六年甲午至後主至

德元年癸卯相距十載。元朗年當在三十左右。若貞觀癸卯尙存。則耄耄頽齡。恐不能著書矣。又此書所錄注解傳述人多是南士。沈重晚雖仕周。其書久行江左。此外北方學者。絕不齒及。可證元朗著此書在陳而不在隋唐也。

陸暢

陸暢字達夫。吳郡人。入蜀謁韋皋。作蜀道易詩云。蜀道易。易于履平地。皋大喜。皋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進兵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造成罪名。暢上疏理之曰。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此得釋。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服之。或曰。君爲貴門女婿。幾多樂事。陸曰。貴門多禮法。俾予食辣麩。殆不可過。張籍贈暢詩。共踏長安街裏塵。吳洲獨作未歸身。胥門舊宅今誰住。君過西塘與問人。

徐半千

宋太宗實錄。雍熙四年九月壬戌。賜殿前承旨徐半千同進士出身。仍賜綠袍。及錢十萬。以其上章言時政也。端拱元年三月。先是蘇州人徐半千詣闕上書言事。上召見與語。頗奇之。因賜名巖叟。擢爲陳州戶曹掾。巖叟請告歸鄉里迎妻子。因恐喝州郡恣爲不法事。本路轉運使以聞。上怒。杖巖叟。流海島。巖叟事

黃策

紹興元年七月壬戌。宣教郎新通判嚴州黃策直祕閣。策吳縣人。元符末。以上書入籍坐廢。久之。上方錄用黨人。策因上疏。言昭慈獻烈皇后。既過瑤華泰陵。嘗有悔意。以蔡京所錄上皇聖語。親札上之。故有是命。二年四月。直祕閣通判嚴州黃策罷。先是桐廬淳安二縣令。以賊爲漕臣所劾。而策庇之。械繫其告者。漕臣徐康國等言于朝。命按其事。既而策亦以賊廢。繫年要錄

張伯顏

文選李善注六十卷。元同知池州路事張伯顏所刊。伯顏未詳其籍貫。頃讀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蓋代其子都中作。文稱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以謹飭小心仕於朝。倬直殿廬。成宗賜名伯顏。大德五年。授將作院判官。十年冬。出爲泉州路治中。至太初。陞邵武路同知。明年。改兩浙都運鹽使司同知。丁內艱。服闋。延祐元年。除慶元路同知。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進階朝散大夫福寧州尹。至順二年。超遷大中大夫漳州路總管。至元二年。年六十有五。告老於朝。乃以正議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三年六月十四日。卒於相城私第。葬同邑益地鄉謝澤原清河侯之兆。乃知伯顏爲吾吳人。宜其文雅好事。異於俗吏也。伯顏父顯。官至江淮財賦副總管。追封清河郡伯。伯顏所授平江路總管。乃是致仕所加虛銜。不當列於郡守題名表。至其父子葬地。當見於冢墓門。而府志俱闕。

之。

胡惠齋

黃由瀋熙八年狀元妻平江胡氏。號惠齋。給事胡公女也。胡名晉臣。見游宦紀聞。能艸書。今西山玉隆宮有題詩一首。世又有艸書禊序四幅。字雖未合法。然大書橫放。亦婦人所難。見董史書錄。又云。黃子由尙書帥蜀中。夫人胡氏偕行。過黃州雪堂。胡氏行書赤壁賦於壁間。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闕于後。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輦。金蓮自拆。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鯁蕊扳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卷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眞艸行書。相傳惠齋嘗因几上凝塵。戲畫梅一枝。仍題百字。令其上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籍。几案塵生。多少憾。把玉指親傳蹤跡。畫出南枝。正開側面。花蕊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非共雪月交光。這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撲鼻。亦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鈿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

李諒

唐長慶四年。李諒爲蘇州刺史。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詩。有首開三百六句稱。新知四十九年非。當官補拙猶勤慮。游宦量才已息機之句。白樂天答詩云。領郡慙當潦倒年。鄰州喜得平生

友。又云。憑鶯傳語與李六。倩鴈將書寄元九。莫歎一日日。催人且喜一年年。入手微之和韻云。自鷺身上。添年紀。休繫心中。小是非。貴富祝來何所遂。聰明鞭得轉無機。自注。祝富貴。鞭聰明。皆正旦童稚故事。諒字復言。嘗官中丞。白樂天以是年罷杭州。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明年改元寶歷。三月除守蘇州。當即與李交代也。劉夢得以大和六年守蘇州。與樂天相去六七年矣。

滕甫知蘇州年月

吳郡志牧守題名。滕甫。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在治平間。據本傳。甫於英宗朝未嘗授外任。且右光祿大夫亦是元豐以後官。不應治平中有之。其說固未可信。今府志則云。熙寧八年。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湖州。改任。十一月。改知揚州。以本傳攷之。甫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此是熙寧閒事。蓋未嘗除揚州也。其後黜爲池州。改安州。又貶居筠州。上章自訟。神宗覽之惻然。卽以爲湖州。哲宗登位。徙蘇揚二州。攷哲宗以元豐八年卽位。則甫之除蘇州。當在元豐八年。必非熙寧矣。潮亦必湖字之誤。東坡集載滕公墓誌。正作湖州。案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二月。知青州翰林侍讀學士滕甫。移知齊州。尋命甫知鄆州。閏四月。知鄆州。滕甫。移知潤州。甫遭父喪。不果赴。是月壬子。詔前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滕甫。落職。候服闋。與知州。是熙寧八年十一月。乃甫持服家居之日。安得有自蘇移揚之事乎。

程師孟無知蘇州事

吳郡志牧守題名。有程師孟。熙寧中任。按宋史師孟傳。但云知南康軍。楚州。洪州。福州。廣州。越州。青州。未

嘗有知蘇州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臚舉牧鄉郡者。亦不及師孟名。蓋石湖修志時。唯南渡牧守題名碑石具在。其餘皆爲兵火所燬。雖廣爲采訪。固不能無舛譌矣。或係之熙寧六年。攷其時師孟正在廣州。予家藏諫議程公禱雨記石刻。年月分明。無緣至蘇也。

章帖

吳郡志。章帖事凡三見。第二卷風俗門。記元豐閒章帖守郡。與郡之長老爲十老會。十老會中有程師孟

致仕熙寧中。米黻爲之序云。中散大夫河閒公。靜鎮吳國。四周星紀。第十一卷牧守門云。章帖。元豐中。以

朝議大夫守郡。剛介不可屈。人目之曰章硬頸。又題名門云。章帖。朝議大夫。元豐五年。據此三條。帖守郡

實在元豐閒。其寄祿官或云朝議大夫。或云中散大夫。蓋由朝議轉中散也。今府志題名。前云章帖熙寧

五年。以中散大夫知軍州事。中閒隔程師孟。王誨。胡宗愈三人。又云章帖熙寧七年再任。八年八月提舉

崇禧觀。則大誤矣。據續通鑑長編。章帖以熙寧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除兩浙轉運。則未嘗奉祠也。朝議中

散。皆元豐改官制以後之稱。若帖果以熙寧中莅郡。當以卿監繫銜。不當云中散也。宋制。知州三年爲一

任。任滿受代去。亦有再留一任者。據米黻序。有四周星紀之語。則帖任滿之後。又復留任。非去而復來也。

府志誤以元豐爲熙寧。又無處安王誨等。乃分爲前後兩任。此誣妄之甚者也。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序

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序末題元豐七年。計其初任

必元豐四年也。楊景略當卽代章帖者。滕甫想卽在景略之後。

楊景略

吳郡志郡守題名。楊景略繫於元豐朝。今府志云。熙寧八年十一月。以朝散郎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改任。元祐元年五月。仍改知揚州。此亦誤。以元豐爲熙寧也。按蘇子容集有楊景略墓志云。元豐七年。避親嫌。知揚州。移蘇州。復徙維揚。元祐元年八月卒。是景略守蘇在元豐七年以後之明證。宋制郡守三年一代。豈有熙寧八年乙卯至元祐元年丙寅中隔十餘年不易任之理乎。新志亦疑其誤。而不能質言。今當據墓誌改正。

豐稷

吳郡志。牧守題名有豐稷。云樞密直學士。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到。崇寧元年二月知越州。此據壁記所載。年月分明。今府志削而不書。殆以宋史本傳但云知越。不言知蘇。故略之歟。然所帶樞密直學士之職。與史未嘗不合。蓋先除蘇而後改越耳。史傳於本人歷任。偶有遺漏。正當據碑刻以補之。況豐清敏元祐正人。莅任已三四月。前志所有。後人輒以意去之。非也。

岑仲翔

唐岑羲。字伯華。爲金壇令。弟仲翔。長洲令。仲休。溧水令。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曰。毋遺江東三岑。

賀方回家藏書

紹興二年正月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賀鑄家所鬻書以實三館。二月戊午將仕郎賀廩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廩監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廩鑄子也。繫年要錄方回本越人徙居吳之醋坊橋。

程公關

程師孟字公關。吳郡人。見宋史循吏傳。王介甫有送程公關得謝還姑蘇詩云。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傅林塘傳畫去。吳王花艸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爲誰開。自注云。少保元絳謝事居姑蘇。王中甫善歌詞。與相唱酬。案中甫者。王介也。微之逸少皆取古人同姓者相況。公關自知青州告老。以正議大夫致仕。時元豐四年也。正議視六曹侍郎。故用碧落字。

程氏蝸廬

程俱。蒼蝸廬。吳下。用葉翰林見寄詩韻作。四海無廬置此翁。故營松竹儘囊空。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東郭。易成生艸舍。南村先怯卷茅風。向來豪氣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自注云。張志和結廬東郭。茨以生艸。予結廬皆竹椽松柱。故有松竹之句。小齋曰勝義。

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宮。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程俱有採石賦。頗寓諷諫之旨。

韓世忠宅

紹興四年二月。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乞承買平江府朱勳南園。及請佃陳滿塘官地一千二百畝。詔以園地賜世忠。繫年錄

范良器非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范良器。慕在楞伽山。案良器名不見史傳。據樓鑰義莊記。知爲文正長子監簿五世孫。又知其爲之柔之兄。又知其有興復義莊之功。然樓記但云良器一布衣。安得有翰林學士之稱。宋制翰林又不爲贈官。蓋舊志所書官名誤也。

惠元祐事不足信

文淵閣學士鄧州總管惠元祐墓。按元祐不見於舊志。唯新志冢墓門附載王居正所撰傳云。元祐字吉甫。扶風人。元符詔求直言。元祐表陳治亂安危所係事宜十條。帝喜之。授國子監直講。加文林閣學士。淵聖卽位。晉文淵閣學士。兼領鄧州路。幹離不圍京師。守帥大戰於幕天坡。元祐爲左翼。命神臂弓射卻之。一軍獨全。睿聖卽位揚州。金人大舉入寇。元祐與內侍鄺詢翼帝出。至瓜洲。遇小舟。得渡。繼繆從王。忠勞備著。卒葬平江堵城。元祐少好孫吳學。及居洛陽。與尹焞遊。更向儒術。崇寧初。以劾朱勳忤蔡京意。削籍歸紹興初。秦檜用事。元祐乞身居湖州大港。絕口不言國事。少識岳飛於微賤。約爲死友。靖康初。睿聖

次湘州。湘當作相。薦飛於王。後聞飛死。不食數日而卒。此傳未審出自何書。要是誕妄。不足信。略舉數端證之。如文林閣學士、文淵閣學士。宋時無此官名。亦不聞建此閣。其不足信一也。宋世文武各有流品。不相雜用。元祐既少習孫吳。及聞尹和靖之學。改就儒術。官至國子直講。則是文資。何緣卻爲鄧州總管。其不足信二也。朱勳以花石得幸。在政和宣和之世。若崇寧初。勳猶未列仕路。何得有勳勳之事。其不足信三也。宋史岳飛傳。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不聞又有元祐薦之。其不足信四也。當姑存鄧州總管職名。而刪文淵閣學士五字。

富嚴墓

富氏世家河南。司空嚴。嘉祐中以祕書監守蘇州。秩滿。上章告老。旣得請。將歸河南。吳人爭挽留。父老前曰。公之惠愛在此邦。邦人懷思。將無窮。願毋去我。百歲後。吳人謹烝嘗。護松檟。當世世如桐鄉朱仲卿也。公平時固已樂吳中風物之美。因留居不去。沒葬吳縣之寶華山。子孫遂爲吳郡人。北山小集富延年墓誌。

蔣彝墓

朝散郎直祕閣贈徽猷閣待制蔣彝墓。在吳縣至德鄉報恩山之原。程俱撰誌銘。見北山小集。

彝字子有。禮部侍郎堂之子。父長源。朝奉大夫。彝以父遺表恩。調秀州崇德令。政和二年。蔡京復當國。令權提轄陝西坑冶。催促鑄錢事。累遷至承議郎。六年。權發遣提舉兩浙常平事。是冬除代赴闕。未行。

避更賦。丁簿不得實。前使者鈎括釐正。追償所失。丁錢別儲爲羨餘。遠或至數十年。編戶氓鮮獲免者。錮繫相屬。或破產失業。公至。具奏。二浙比歲不登。今所追久遠。不勝治。又多貧下戶。急之必且逃徙。顧一切蠲之。而名籍丁錢斷自今始。已追錢歸之。有司充歲用。奏聞。報可。吳人德之。發運司以逋滯劾。詔免所官。落職予筦庫。已而御筆除直祕閣。管句亳州明道宮。累遷朝奉大夫。宣和四年。起知明州。卒於官。明年。特贈徽猷閣待制。

鄭絳墓

吏部員外郎鄭絳墓。在吳縣長洲鄉龍館山之原。其妻安人錢氏合葬。程俱撰誌銘。

北山小集

安人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子。曰廣陵王元璩。爲中吳軍節度使。死葬吳。因家焉。其孫喆。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常少卿。有子曰中孚。以集賢殿修撰爲梓州路計度轉運使。贈中散大夫。中散子承。爲通州軍事判官。安人通州之仲女也。年十八。歸同鄉鄭公絳。仕至尙書吏部員外郎。封夫人桃源縣君。改封安人。靖康元年六月卒。男曰作肅。奉議郎。前鎮江府府學教授。曰作乂。從政郎。光州定城縣令。曰知章。蚤卒。孫男曰烈。曰勳。曰然。曰熊。曰照。曰庶。作肅登進士第。作乂預薦書。皆好學。自持。

朱耜墓

宣義郎知江陰縣朱耜墓。在吳縣至德鄉南峯山龍池之西。程俱撰誌銘。北山小集

耜字元益。吳人。曾大父億。內殿崇班。閣門祇候。知邕州。贈刑部尚書。大父公綽。光祿卿。贈特進。父長文。祕書省正字。博學篤行。以道出處。爲時老儒。吳人尊之。號樂圃先生。元益以大父任補太廟齋郎。調婺州東陽主簿。丁父憂。終喪。爲杭州鹽官尉。坐蝗蝻生境內免。再調鄂州江夏尉。以捕盜功遷宣義郎。丁母憂。終喪。爲太原府司錄。不行。改知常州江陰縣事。秩滿代還。卒京師。實政和七年四月四日。宣和元年二月葬。其弟通直郎宗。子學錄發。以狀請銘。

楊懿孺墓

承奉郎楊懿孺墓。在長洲縣武邱鄉祖興墩之原。程俱撰誌銘。其略云。懿孺。字彝父。世爲建州浦城人。曾祖有證。贈太僕少卿。祖伉。贈光祿卿。父諱尙。書屯田員外郎。屯田始葬常州無錫縣。諸孤因家長洲。遂爲吳郡人。三預鄉貢。五試禮部。卒不第。崇寧二年。特奏名。始授簡州文學。監杭州富陽縣茶場。遇郊恩。以將仕郎權亳州城父縣主簿。八寶汛恩。遷登仕郎。調洪州南昌縣主簿。居一年。忽載妻子歸吳下。且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又七年。乃卒。年七十有六。宣和四年九月辛酉葬。北山小集

程北山云。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惟深。居城之東南。曰楊公懿孺。余少壯客吳下。獲交焉。宣和四年春。二老相繼歿。皆誌其墓。

趙崇雋墓

通判趙崇雋墓。在吳縣至德鄉茶塢山。弟崇修撰文并書。誌石今在法螺庵。

同年隴唱詩

府學儀門有石刻同年隴唱詩。宋紹熙元年。提刑建陽袁說友起巖。提舉常平建陽張體仁元善。招集同年之在吳者於姑蘇之臺。起巖首賦唐律一章。而元善依韻和之。同作者。成欽亮仲鄰。章澥仲濟。唐子壽致遠。王藝文卿。陳德明光宗。周承助晞稷。胡元功國敏。趙彥衛景安。趙彥真從簡。舊名彥能趙彥璣中玉。章題浦城。陳題三山。周題桐川。三趙皆宗室。題浚儀。至成。王。胡。皆題胥臺。則吳人也。唯子壽不署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吳人。序之者。石湖居士范成大書之者。歷陽龔頤正。亦家於吳者也。宋史列傳有詹體仁。卽碑之張體仁。葉水心爲體仁誌墓。述其改姓事。史家失書。攷古者必疑其非一人也。說友官至執政。其帥蜀時。嘗撰成都文類。亦風雅好事者。攷吳郡進士題名。章。胡。唐。王。成。五人。皆隆興元年本待問榜登第。

吳江學宋元碑

吳江縣學有宋淳熙五年重修縣學記。趙孟覲書。撰人姓名。以石斷裂不可見。其官則權知饒州也。又嘉定八年正月重修大成殿記。寶謨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黃由撰。權刑部尙書兼侍讀范之柔正書。又元碑二通。一爲至正十一年五月吳江州興修儒學記。陸居仁爲文。朱庭珪正書。一爲至正十三年十月

吳江州儒學大成樂記許從宣撰林鏞正書

渡僧橋石刻

閩門外渡僧橋當水陸之衝予往來者數矣曩王西泚語予曾見宋碑訪之廿年未得瞿堦鏡濤於吳市買得一紙蓋咸淳十年十月僧元愷等募緣重修記首云渡僧橋建在至道年間緣起得名具載舊記所謂舊記者久已湮沒卽此石亦不知所在矣其云判府提舉節制閣學潛尙書者潛說友君高也前判府倪侍郎者倪普君澤也記文與書俱不甚佳然郡橋梁旣不詳言金石者亦未之及故識其略云

蘇州府儒學誌

蔡昂蘇州府儒學誌四卷前有徐源吳寬王鏊沈杰林庭樞諸序刻成于正德癸酉有祝允明跋昂字惟中吳縣人由歲貢官九江府推官書成時已踰七望八矣誌頗載石刻黃山谷食時五觀帖慶元三年趙彥逾摹刻於建康之玉麟堂次年虞儔又刻于浙西憲司之明清堂蘇州卽浙憲治所也明正德中此碑尙在郡學今訪之不可得矣

先大父生平著述久已風行海內是書刻成于乙丑歲未及十年而刷印日繁閒有磨滅數十條不能辨字兩窗長夏並取舊本及金石跋尾中漫漶者付之梓人悉加補苴庶爲完善嘉慶十六年五月六日孫男師康百拜謹記

十駕齋養新餘錄總目

卷上

簪當作戩

武王克殷之年

左傳服杜之學

太歲超辰立成

譙周注論語

諸經音

昏當從唐本說文作昏

古今音異

卷中

史漢目錄

太史公李延壽

像

蜀石經毛詩

春秋十二公紀年

春秋正義宋槧本

孟季子問公都子

大題在下

思

諸史目錄皆後人增加

史記年表

漢書王子侯誤字

蘇林音舛爲暨

漢人異讀

續漢書百官志注譌字

三國志注

史傳稱人字

晉書地理志之誤

毛寶傳誤

朱序傳誤

劉逵

孟康

何法盛書

王劭齊隋二史

隋五行志多讎言

隋書經籍志遺漏

一字三字石經

謝吳

南宋事略

虬

哀宗紀

耿炳文

江西人

東林

齊楚浙三黨

卷下

帝王大度

白樂天文集

歐公誤用不識撈犂

呂升卿通判海州

章惇事邵康節胡安國稱秦檜

朱文公語

陸象山疑有子

晏元獻夫人

藏書之厄

南雍經史板

羣書治要

李伯時畫古器圖

避諱改姓

京房吹律定姓

司馬康

郭叔誼

東坡在元祐時已有詆誣之者

曾文肅帥青社

程伯滄語

何道夫語

呂東萊讀史多

韓奉常妻

南監板經史

翻刻古書易錯

石刻詛楚文

元會運世

姓隨音變

陸羽從僧姓

番陽洪氏

修容

十駕齋養新餘錄 總目

捉筆

花木瓜

章硬頸

金毛鼠

賽仁孝

捕風

雞鴨諫議

笑面夜叉

滿朝歡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上

簪當作戠

朋盍簪。古文簪作貸。京作摯。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戠，叢合也。予謂三代以前無簪字。當以戠爲正。與上大有得句協韻。摯、臧、宗、簪，皆聲之轉。唯古文貸無義。當是轉寫誤耳。戠與埴同。禹貢厥土赤埴墳。孔傳。土黏曰埴。鄭康成本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攷工記。搏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戠埴同物。皆取黏義。黏與合、義相成也。

像

象也者。像此者也。象也者。像也。兩像字。唐石經初刻皆作象。此古本也。後人添人旁。當以初本爲善。古人以義訓名。不嫌同文。如孟子徹者徹也。上下兩徹。無異形。亦無異讀也。

武王克殷之年

武王克殷。國語以爲歲在鶉火。古法歲星與太歲恆相應。星在鶉火。則太歲必在未。孔穎達詩正義謂是歲辛未。此用古法超辰之率定之。後世不用超辰。則斷以爲己卯。干支雖有不同。於積算元無多少。似異而實非異也。竹書周武王十二年辛卯伐紂。十七年陟皇甫謐云。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

見史記集解。唐一行以康王十一年歲在甲申。上溯武王克商之歲。當在壬辰。唐書三說皆非是。

自武王克商。至魯隱公之元。四百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春秋後又二百二十五年。而爲秦所滅。凡八百六十七年。太史公年表。始于共和。共和以前。周諸王之歷年。蓋已難攷。班孟堅漢書載劉歆三統術。依魯歷及世家。推得周初以來紀年。敍而次之。夏殷以前。經典無明文。子長孟堅所不論。後儒妄說。皆未可信。

蜀石經毛詩

江有汜三章。皆有之子歸句。蜀石經歸上並有于字。子攷三百篇中。云之子于歸者不少矣。之子于征。之子于苗。之子于狩。之子于釣。皆四字句。此篇亦當依蜀本有于字。

昔育恐育鞠。蜀石經無下育字。以四字成句。亦視它本爲勝。

左傳服杜之學

南史儒林崔靈恩傳。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王元規傳。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條析。無復疑滯。

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歲所在此必先儒相承之舊文非孔沖遠所能及也。

隱公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日己未。
桓公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乙丑今日庚午。
莊公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日戊子。

案莊公即位卅二年以常率計之其末年太歲當在甲寅歲星應在豕韋而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者依三統術莊廿三年入歲星歲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實沈入鶉首矣依此算到莊公末年星已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于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

閔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
僖公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日壬戌。
文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日乙未。
宣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在己酉今日癸丑。

成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在丁卯。今日辛未。

襄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在乙酉。今日己丑。

昭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

昭十五年。距莊廿三年。滿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卅二年。正在星紀。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歲星超辰。在左氏固有明文矣。

定公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己丑。今日壬辰。

哀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日丁未。

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廿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隱元年本甲寅。而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廿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壬戌。是也。

王伯厚曰。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申有二年之

差。予謂呂不韋以秦相國紀秦年。所用卽秦歷也。而以今法上推。有兩辰之差者。古術太歲與歲星皆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自周訖秦漢皆然。東漢始不用此法。故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而後人以爲丁丑。已

差一算。秦始皇在太初前百三十餘年。固宜差二算矣。溯而上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或差三算。或差四算。五算。又溯而上之。至周武王伐紂。本辛未。而後人以爲己卯。則差八算矣。世愈遠。則差愈多。皆由超辰使然。要于積年元無增減。似異而實同也。閻若璩不知古有超辰法。遂謂呂書潛灘當爲淹茂。失之甚矣。

太歲超辰立成

三統術。太歲與歲星恆相應。歲星起星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次。太歲起丙子。亦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凡千七百二十八年。而周十二辰。是爲歲星歲數。孔穎達春秋正義云。三統以庚戌之歲爲太極上元。則已昧其根本。唯歲星超辰。不能不用服虔龍度天門之說者。以昭十三年歲在大梁。與卅二年越得歲二文。非用超辰。便多齟齬耳。今以歲數分爲十二篇。俾言太歲者有所折衷焉。

丙子篇第一

滿百四十四歲爲一篇。

辛丑篇第二

此第百四十五年也。太歲超庚子入辛丑。歲星超星紀入元枵。

丙寅篇第三

此二百八十九年也。太歲超乙丑入丙寅。歲星超元枵入豕韋。

辛卯篇第四

此四百三十三年也。太歲超庚寅入辛卯。歲星超豕韋入降婁。魯公伯禽五年。入辛卯篇。

丙辰篇第五

此五百七十七年也。太歲超乙卯入丙辰。歲星超降婁入大梁。魯微公廿六年。入丙辰篇。

辛巳篇第六

此七百二十一年也。太歲超庚辰入辛巳。歲星超大梁入實沈。魯懿公元年。入辛巳篇。

丙午篇第七

此八百六十五年也。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超實沈入鶉首。春秋莊公廿三年。入丙午篇。

辛未篇第八

此一千零九年也。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歲星超鶉首入鶉火。魯昭公十五年。入辛未篇。

丙申篇第九

此一千一百五十三年也。太歲超乙未入丙申。歲星超鶉火入鶉尾。魯穆公廿七年。周安王十九年。入丙申篇。

辛酉篇第十

此一千二百九十七年也。太歲超庚申入辛酉。歲星超鶉尾入壽星。秦始皇八年入辛酉篇。

丙戌篇第十一

此一千四百四十一年也。太歲超乙酉入丙戌。歲星超壽星入大火。

辛亥篇第十二

此一千五百八十五年也。太歲超庚戌入辛亥。歲星超大火入析木。

春秋正義宋槧本

吳門朱文游家藏宋槧春秋正義三十六卷。云宋淳化元年本。實則慶元六年重刊本也。每葉前後各八行。行十六字。卷末有馮嗣祖、趙彥穰等校勘字。今通行本哀公卷首正義全闕。獨此本有之。文游嘗許予借校。會予北上未果。今文游久逝。此書不知轉徙何氏矣。

譙周論語

譙周論語注十卷。梁時尚存。劉昭注續漢書。曾一引之。鄉人儼注。儼卻之也。以葦矢射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

告子以義爲外。病在以長爲義。孟季子習聞其說。故亦以義爲外。公都子雖以行吾敬曉之。但以伯兄之親。而仍爲鄉人之長所奪。是敬不敵長矣。敬即在內。長實在外。卽曰斯須之敬。而此敬終從彼長而起。安

得云在內。此公都子所以不能答也。及孟子有敬叔父與敬弟之難。叔父之敬。以分不以年。而弟則幼于我者。弟非長而亦有當敬之時。則義在敬不在長。而彼長而我長之之說。不攻自破矣。厥後季子再難。不能更執長字。方知孟子立言之妙。

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此鄉飲正齒位之禮。其時鄉人伯兄。咸在賓位。當以齒序。所謂鄉黨莫如齒也。若伯兄宴客。而弟爲行酒。則不論年紀長幼。總當先客。豈有先酌伯兄之理。何必計其長一歲否邪。

諸經音

陸德明云。爲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爲尙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元、李軌、徐邈。陸云。漢人不作音者九人。鄭元、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近有沈重。爲禮音者。鄭元、王肅、李軌、劉昌宗、徐邈、射慈、謝楨、孫毓、曹耽、尹毅、蔡謨、范宣、徐爰。射慈以下。王曉。音周禮。近有戚爽。作周禮。春秋左氏音。則服虔、高貴、鄉公、嵇康、杜預、李軌、荀訥、徐邈。王元規又撰春秋音。公羊音有李軌、江惇。論語有徐邈音。老子有戴逵音。莊子有李軌、徐邈音。爾雅則陳施乾、謝嶠、顧野王。並撰音。

大題在下

古書多大題在下。陸氏經典釋文云。毛詩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元注禮記。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亦然。予案唐劉石經。皆大題在下。如詩經卷首。周南詒訓傳第一。列于上。毛詩兩字。列于此。

行之下。所謂大題在下也。宋元以來刻本。皆移大題於上。而古式遂亡。今讀者且不知何語矣。予曾見史記宋大字本。亦大題在下。淮南轉運司監雕本。

昏當从唐本說文作昏

說文昏。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案氏與民音義俱別。依許祭酒例。當重出昏。云或作昏。民聲。今附于昏下。疑非許氏本文。頃讀戴侗六書故。云唐本說文从民省。徐本从氏省。又引鼂說之云。因唐諱民。改爲氏也。然則說文元是昏字。从日。民聲。唐本以避諱減一筆。故云从民省。徐氏誤切爲氏省。氏下之訓。亦徐所附益。又不敢輒增昏字。仍附民聲于下。其非許元文信矣。案漢隸字原。昏皆从民。婚亦从昏。民者。冥也。與日冥之訓相協。唐石經遇民字皆作巨。而偏傍从民者。盡易爲氏。如岷作岷。泝作泝。緡作緡。癢作癢。礪作礪。啓作啓。愍作愍。蠱作蠱之類。不一而足。則昏之爲避諱省筆無疑。謂从氏省者。淺人穿鑿。傳會之說耳。

愚

論語釋文於泰伯先進兩篇。俱有愚字。云古臣字。案一忠爲臣。其義淺鄙。當因艸書臣作丞。與一忠相似。俗生附會成之。陸德明著書在隋季。已有此字。蓋出六朝人妄作。陸氏初爲古文。由於不精小學故也。戰國策亦有峯愚字。姚宏校本。以武后所造漢疑之。予謂武后頒行十二字。亦有所本。非盡出臆造。要是魏

晉以後增加之字。若仞作秦漢古文。則惑矣。

古今音異

聲音與時變易。未易更僕數。略舉一二言之。古讀富如備。廣韻以富入宥韻。蓋齊梁以後之音。轉重唇爲輕唇也。宋元以來。讀富如傅。南北無異音。不復知其在宥韻矣。古讀不如丕。轉音跗。葛之跗。春秋傳三周華不注。詩鄂不韡韡。鄭箋亦用此義也。廣韻兩收于平聲尤韻。入聲物韻。一讀如浮。一讀如弗。已非三代秦漢之音矣。黃公紹韻會。又收於入聲屋韻。讀不爲卜。與廣韻兩音復不同。今南人多讀不如鉢。與弗亦有重唇輕唇之別。唐宋人應試詩賦。官韻有不字者。必押入尤韻。今人則押入物韻。

論古音四聲者。以緝、合、盍、葉、怙、洽、狎、業、乏、爲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之入聲。今以古音求之。亦有未甚協者。答、對也。詩雨無正篇。譖言則答。與退、遂、醉、詐、爲韻。蓋在泰部。从盍聲。古書多以盍蓋通用。禮弓以盍爲蓋

今吳中方音讀。蓋如敢。聲相近而譌。非三代秦漢之音。破又入立、古位字。春秋公即位。古文作立。位當

从立得聲。納、內聲。古書出納字。或作內。內亦當从入聲。詩小戎以輶與合。邑韻。而內在隊韻。納在沒韻。

納在點韻。介、甲也。古甲冑字。或作介。籀、爾聲。瘞、瘞、皆疾聲。急與亟通。易井九三。汲與食、惻、福韻。

藝即擊字。藝、藝、皆執聲。法、去聲。劫、怯、亦去聲。葉、世聲。漑、从葉。井漑。息列反。徐食列反。禮葱漑。以制反。漑、繼、皆

在辭韻。又从葉之字。或入葉。或入辭。易傳多以業與德韻。隲、陟聲。而在質部。屑部有惹字。與涅同。

音 邯鄲之邯音寒邯甘聲 忝天聲三百篇雖有忝字然不以協韻未可以隋唐之音遽切爲古音

侵部無入聲針砧枯皆俗字 卽在職部節在屑部柳櫛在櫛部柳又入質望卿又在質部 至在至部

窠在質屑二部 吉佶姑在質部黠劫結在黠部結拈拈頤擷在屑部 樂在覺部又在鐸部又在效

部而藥鑠爍另爲部爍有歷洛刺三音分入三部 軌詭訐讎皆在月部 浸部有殢唄兀 曷部有怛

妲頰闕噉預箴 末部有鉢鬘幹腕攷指 黠部有齶唄 蹶部有咀豔篡 屑部有餐飡罕糾糾

咽 辭部有讖讖讖龔揆準焗唱篡闔剿

緝非侵之入聲詩以輯與洽韻緝與蟄韻 合非覃之入聲詩以集與猶咎爲韻咎與退韻納輒皆內聲

罍罍皆俗字 盍非談之入聲譫章盍切非古音 葉怙爲鹽添之入聲然鹽兼織僉諸字無入聲葉鼠

楫楫當在楫韻涉亦無平聲唯占在鹽部而怙帖皆占聲厭有平上去入四音逮走聲而在感部斂念聲與涅

相近 洽狎與咸銜偏旁俱不相近咸與覃洽與合皆一類也甲與介聲近介在怪韻 業與嚴偏旁無

相从者 乏爲凡之入聲泛乏聲貶亦乏聲而卽在檢部齊梁人制此韻以當輕唇之一未必合于古音

古音有入聲唯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魚虞模蕭宵爻豪麻尤侯幽此外旦泛厭奄兼占等字偶有入聲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中

史漢目錄

古人書目錄皆在篇末。太史公之自序。班孟堅之敘傳。卽目錄也。今史漢目錄出於後人增加。攷隋書經籍志史記一百三十卷之下注云。目錄一卷。則史記之有目錄。隋時已然。

史通題目篇云。蔚宗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艸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是則范氏後漢書始有目錄也。於因習篇又云。蔚既移題目于傳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范史本題逸民。此云高隱者。避唐諱。非誤記也。

諸史目錄皆後人增加

曾子固陳書目錄序云。其書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有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予案子固所謂各疏篇末者。今亦未見。蓋後來重刊失之矣。

太史公李延壽

太史公作十二本紀。以秦項列于周漢之間。後人於秦始皇無異言。而於項羽本紀則怪之。劉知幾謂羽僭盜不當稱王。此未達乎史公之旨者也。秦以暴并天下。雖自稱帝。非人心所歸向。史公初不欲以秦承周。以漢承秦。特以六國既滅。秦主命者十有餘年。秦既滅。項氏主命。又四五年。沛公之爲漢王。亦項羽所立也。秦項雖非共主。而業爲天下主命。不得不紀其興廢之迹。秦之稱帝。與項之稱霸王。均不得與五德之數。黜秦所以尊漢也。於何見之。於表見之。三代之後。繼以十二諸侯。繼以六國。始皇雖并天下。仍附之六國表。及陳涉起事。卽稱秦楚之際。秦楚皆周舊國。是秦未嘗有天下也。班氏漢書。始降陳勝項籍爲傳。孟堅漢臣。故有意抑項。然較之史公之直筆。則相去遠矣。隋亦以不仁得天下。雖兼并江南。而李延壽猶列之北史。不少分別。其義例正大。有太史公之風焉。後儒尊紫陽綱目。然於秦隋猶以正統予之。若太史公、李延壽之例。較之綱目。實勝一籌。

史記年表

十二諸侯年表。徐廣曰。共和元年。歲在庚申。訖周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十九年。六國表起周元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元王元年乙丑。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凡二百廿一年。依史記年表。共和至赧王入秦。凡五百八十六年。

周武王十三年辛未克殷。又七年戊寅崩。周公攝政七年。始己卯。盡乙酉。成王親政五年。卽伯禽之五年。太歲超庚寅入辛卯。歲星超娵訾入降婁。

漢書王子侯誤字

史記王子侯年表。有石洛侯劉敬。漢表作原洛侯敢。頃歲諸城李仁煜書山。於縣南鄉得古印一文。曰石洛侯印。以太史公書攷之。知爲城陽頃王子。諸城與城陽國不遠。或石洛侯封卽在其境邪。漢書原字必是轉寫之譌。

蘇林音肸爲暨

漢書禮樂志。鸞路龍鱗。罔不肸飾。蘇林曰。肸音暨。塗之暨。

漢人異讀

漢書李廣利傳。宛貴人昧蔡。服虔曰。蔡音楚言蔡。

續漢書百官志注譌字

予初讀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二年。丞相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引劉昭注百官志。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得補。證華歆爲魏國御史大夫。非漢之御史大夫。不當載於獻帝紀。已於攷異詳言之矣。頃讀宋書百官志。獻帝十三年。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乃知劉氏注本於宋百官志。又知今本

劉注得字當爲復之譌。

三國志注

予有亂十人論語春秋古文尙書皆同。陸氏釋文謂本或有臣字。非。三國志注引劉廙別傳云。昔者周有亂臣十人。又魏略載文帝詔云。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此類皆後來校刊依今本增入。非。裴氏元文。

史傳稱人字

晉書郗超傳。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文度者坦之字也。隱逸范喬傳。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公榮名昶。見王戎傳。武陔傳。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似卽一人。但陔爲沛國竹邑人。傳稱爲同郡。則公榮亦沛國人矣。而彼傳云濟陰。豈同時有兩公榮乎。王弼傳。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仲道。亦稱字也。

晉書地理志之誤

晉自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元帝稱制建康。僑置徐兗青豫諸州郡于揚州之域。以處中華流人。初無實土。及桓溫當國。始有土斷之令。然自元帝至孝武。百有餘年。僑州僑郡。未有加南字者。安帝義熙之世。劉裕滅南燕。收復徐兗青故土。於是。有北徐北青北兗之名。而僑置之名。猶如故也。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辛酉。諸舊郡縣以北爲名者悉除。寓立于南者。聽以南爲號。是郡縣去北加南。始於宋受禪以後。而晉

朝無此名也不獨郡縣卽州名亦從而改易試卽宋書武帝紀一篇言之初云推高祖爲使持節都督揚
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義熙元年云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江九州諸軍事
鎮軍將軍徐青二州刺史又云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寧雍涼七州并前十六州諸軍事又云解青州加領
兗州刺史四年授揚州刺史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兗州此皆在南燕未滅之前固無南北之分也五
年詔加公北青冀二州刺史於是始有北青州矣九年公表請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
斷例此徐兗青蓋僑立之州而不加南字至十二年加領兗州刺史增都督南秦凡二十二州此二十二
州之名紀文不具蓋于前十六州之內去涼州又增督北徐北青北兗交廣湘南秦七州也是年十月以
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十三年進宋公爵爲王
以徐州之海陵東安北琅邪北東莞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汝南北潁川北南頓十郡益宋國十四年
固讓進爵元熙元年正月又申前命以徐州之海陵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司州之
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益宋國此二十郡之中所云彭城沛蘭陵下邳高平魯泰山者皆僑置之郡而
不繫南字卽徐州兗州亦南渡僑立之州而俱無南字然則東晉之世僑立州郡無南字斷可識矣唐人
修晉書於地理志述南渡僑立州郡多謬妄如徐州篇云元帝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
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邱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

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穆帝時移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不知元帝時安有南北徐之分。而成穆以前郡名本無南字。此誤據宋書州郡志而不察其爲宋史臣之詞也。兗州篇云。明帝以郗鑿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此所舉濮陽諸郡。卽徐州篇之南濮陽諸郡。而不繫以南。是爲允當。唯云又改爲南兗州。則誤與徐州同。試檢南渡諸帝紀。除授徐兗二州刺史者。歷歷可數。曾有稱南徐南兗者乎。諸臣傳中。除僑立郡國守相者多矣。亦曾有稱南東海太守南琅邪內史者乎。卽一部晉書論之。紀傳之文。無有與志相應者。以矛刺盾。當不待鳴鼓之攻矣。而千二百年來。曾無一人悟其失者。甚矣史學之不講也。

宋書州郡志南徐州篇云。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鑿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竝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淮南猶爲徐州。後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兗。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此條述晉僑立徐州事最分明。首云南徐州刺史者。據宋制而言。而晉時初無南徐之名也。南兗州篇云。中原亂。北州流民多南渡。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時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并併南兗。此條云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又立南青州。似東晉時兗青已有南字。其實出于史臣追稱。欲示別於淮北之

竟青初非當時本稱。冀州篇云：江左立南冀州。後省青州篇云：江左僑立治廣陵。安帝義熙五年平廣固。北青州治東陽城。而僑立南青州如故。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此二條南冀字一見。南青字再見。皆史家變文示別。非當時有此稱也。唐人修晉史。因此致誤。要非宋志之失。唐人讀史不審耳。

晉志之最謬者。徐州篇云：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此四郡在宋志皆繫之徐州矣。然宋志於北濟陰云：孝武孝建元年立。則是宋之孝武與晉逸不相涉也。淮陽則云：安帝義熙中十斷立。非元帝也。陽平則云：流寓來配。雖不言何時立。據來配之文。亦當在義熙十斷時。不在元帝時也。況宋武分兩徐州。本畫淮南北爲界。而元帝渡江之始。所得徐州之半。不過淮南數郡耳。卽有僑立郡縣。亦當在淮南。不在淮北。而宋志所列徐州之境。則皆淮北也。豈可執義熙分配之制。誤切爲元帝所置乎。史家志地理。當知限斷。淮陽屬豫州。陽平屬司州。濟陰屬兗州。皆非徐土也。在徐言徐可矣。何暇及它郡乎。

毛寶傳誤

毛寶傳：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案討郭默者陶侃。非庾亮也。

朱序傳誤

朱序傳：太和末。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宏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

都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盡，行退。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于苻堅。今以孝武紀攷之，朱序討平錢步射錢宏等，在寧康二年十一月，非太和也。序自兗州遷梁州鎮襄陽，在太元二年三月，苻丕陷襄陽，在三年二月，非寧康也。序在襄陽逾年而始陷，亦非卽在是歲。傳所書皆誤。

劉逵

左思三都賦爲之注者，劉逵、張載也。趙王倫傳有黃門侍郎劉逵，未審卽其人否。

孟康

晉書王濬傳，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竝表訟濬之屈。此別一孟康，非注漢書之孟康也。顏師古敍例云，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恆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不聞其仕晉也。

何法盛

何法盛，晉中興書名目與諸史異。本紀曰典表曰注，志曰說，列傳曰錄，論曰敍，竝見劉氏史通。

李善注文選，引何法盛琅邪王錄、陳郡謝錄、濟陰卞錄，此類甚多，卽晉中興書中之一篇也。李延壽南北史以祖孫父子族屬合爲一篇，蓋取法盛例矣。

史通書事篇云。王隱何法盛撰晉史。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是鬼神錄亦法盛書之一篇也。又斷限篇。江左既承正朔。故氏羌有錄。氏羌錄當亦法盛書篇名。劉知幾云。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沒不行。良可惜也。

王劭齊隋二史

北史王劭傳論。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尙委曲之譚。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

王劭齊隋二史。最爲劉知幾所稱。於載言篇云。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於言語篇云。王宋著書。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敍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嗤。而歸罪于明鏡也。於敍事篇云。王邵齊志。長于敍事。短于論人。唯齊志正文之外。別有子注。則知幾譏其鄙碎。見補注篇。

隋五行志多讖言

予最喜五行志。多得古人懲惡勸善之義。如云齊武成帝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人言隋煬帝自負才

學。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承籍餘緒。而有四海邪。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又嘗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汝其知之。此三事皆以爲言不從之罰。史家才識如此。視左氏內外傳。何多讓焉。

隋書經籍志遺漏

晉灼漢書集解十四卷。宋孝王關東風俗傳。

一字三字石經

經籍志稱一字石經者。周易、尙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凡七部。稱三字石經者。尙書二部。春秋一部。其編次一字在三字之前。是一字爲漢刻。三字爲魏刻也。其序說云。後漢鐫刻七經。著于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此一字當爲三字之誤。蓋蔡中郎所書。祇有隸體。魏刻乃有古文、篆、隸三體。漢刻本無一字之名。魏晉而下。稱漢刻爲一字。取別于魏之三字耳。其誤始于范蔚宗。而隋志因之。

謝吳

隋經籍志。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謝吳撰。本一百卷。在正史類。梁皇帝實錄五卷。梁中書郎謝吳撰。記元帝事。在雜史類。劉知幾史通史官篇云。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謝吳、顧野王、

許善心之類是也。又正史篇云。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祕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吳與昊字形相涉。未知孰是。謝宣城集有與謝洗馬吳聯句。

南宋事略

餘姚邵二雲。晉涵。精于史學。嘗有志改修宋史。予謂當自南渡始。二雲欣然擬作南宋事略。以續王偁東都事略。篇目悉依王氏之例。請予酌定儒學。文藝。隱逸三傳目錄寄之。今二雲沒矣。索其家遺藁。無有存者。癸亥閏月。予於小唐順故篋中得所寄目錄藁。恨其志不克。遂姑錄其目。以待後賢。

儒學一

楊時

尹焞

胡安國

寅宏

朱震

范冲

羅從彥

李侗

朱熹

黃榦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顥

蔡元定

張栻

呂祖謙

真德秀

魏了翁

儒學二

邵伯温

喻樗

洪興祖

高闕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陸九齡九韶

陳溥良

薛季宣

葉適

戴溪

楊簡

袁燮甫

李舜臣道傳心

楊泰之

蔡幼學

程迥

劉清之

廖德明

湯漢

何基

王柏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文藝

汪藻

陳與義

葉夢得

程俱

曾幾

張曠

韓駒

朱敦儒

徐俯

葛勝仲

熊克

陸游

范成大

鄭樵

尤袤

陳亮

徐夢莘

劉克莊

張即之

隱逸

徐庭筠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掞之

安世通

虬

字書無虬字。始見于遼史百官志。有十二行虬軍、各宮分虬軍、遙輦虬軍、各部族虬軍、羣牧二虬軍。又國語解、虬轄、虬軍名、轄者管束之義。金史百官志、諸虬詳穩一員、掌守禦邊堡。有咩虬、唐古虬、移刺虬、木典虬、骨典虬、失魯虬。又有慈謨典虬、胡都虬、霞馬虬。地理志載詳穩九處、曰咩虬、木典虬、骨典虬、唐古虬、邪刺虬、移典虬、蘇木典虬、胡都虬、霞馬虬。與百官志略同。邪刺卽移刺。蘇木典卽慈謨典。慈恐卽蘇之譌。唯百官志無失魯有移典耳。

哀宗紀

金史哀宗紀。正大四年二月。蒲阿牙吾塔復平陽。執知府李七斤。李七斤卽元史忠義傳之李守忠也。天興元年七月。書參知政事完顏思烈、恆山公武仙、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率諸將兵自汝州入援。八月。又書前儀封令魏璠上言。鞏昌帥完顏仲德、沈毅有遠謀。臣請奉命往召。不報。仲德卽忽斜虎也。十二月。又書鞏昌元帥完顏忽斜虎至自金昌。則七月入援者祇完顏思烈、武仙二人。鞏昌總帥以下九字皆衍。

耿炳文

明史耿炳文傳。建文元年。燕王兵起。命炳文爲大將軍。次真定。與燕軍戰敗。帝遣李景隆往代炳文歸。燕王稱帝之明年。刑部尙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鞞。僭妄不道。炳文懼自殺。功臣表亦云。永樂二年。以嫌自殺。除成祖紀。永樂二年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此本諸永樂實錄。自必可信。而顧應祥長興縣志。謂洪武末鎮守遼東。以兵入援真定。陣亡。不知何據。予嘗見朱竹垞與馬寒中帖。其一云。劉三吾集。乞覓便借愚一讀。記有爲耿炳文墓碑。乃卒于洪武二十七年。今正史野錄俱載建文命帥師討燕。此大可疑事。蓋實錄爲西楊改削。文獻無徵。不可不爲辨明。恐貽誤國史。所關非小耳。三吾集予訪之未得。姑記竹垞說。俟異日攷論之。

江西人

明史李孜省傳云。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于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尙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蕉芳傳。江西萬安人。蕭明舉。下所司。勘奏。芳卽署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等。多被物議。宜裁減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爲令。且言王安石禍宋。吳激仕元。宜榜其罪。俾它日毋得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盜故。禍連一方。至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并案邪。乃止。夫一省之人多矣。賢愚優劣。何可概論。忽以爲赤

心報國。忽以爲俗多玩法。朝廷議論妄誕如此。豈不貽笑千古。

東林

顧憲成建東林書院。在萬歷三十二年。憲成卽于四十年卒。至魏忠賢用事。借東林名目。傾陷諸賢。距憲成之卒。已十餘年矣。明史孫丕揚傳。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埭。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埭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埭。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此段在三十九年京察以前案科道攻李三才者。御史徐兆魁。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而三才遂去官。當在卅七八年間。四十二年。再攻三才。則御史劉光復。而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劉廷元等繼之。奉詔往勘者。則給事中吳亮嗣也。攻王元翰者。御史鄭繼芳。而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繼之。其事在三才前。以葉向高傳證之。可無疑也。辛亥京察。國縉挂察典。應甲亦以年例出外。而臺諫與東林遂成不解之讐。

顧憲成以萬歷三十二年立東林書院。四十年五月卒。年六十三。

齊楚浙三黨

明史夏嘉遇傳。帝神宗也。久倦勤。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唯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臺諫之勢積重。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學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言。商周祚。御史駱駸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方從哲傳。齊楚浙三黨鼎立。務搏擊清流。齊人元詩教。從哲門生。勢尤張。鄭繼之傳。四十一年。吏部尙書趙煥罷。明年二月。召繼之代煥。是時言路持權。齊楚浙三黨尤橫。大僚進退。惟其喜怒。繼之故楚產。習楚人議論。且年八十餘。耄而憤。遂一聽黨人意指。縉雲李銹。以刑部尙書署都察院。亦浙黨所推轂。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之與銹司其事。考功郎中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趣者。貶斥殆盡。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爲空。趙煥傳。四十六年。吏部尙書鄭繼之去國。時黨人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元詩教勢尤張。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益損。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下

帝王大度

唐宣宗時。裴暉進詩賀聖政。有太康字。帝怒曰。太康失邦。乃以比我。戶部韋澳奏云。晉武平吳。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義。上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暉。宣宗雖中主。乃能因澳之言。自悟其錯。賢於梁武之護前多矣。

唐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它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因話錄文宗御名昂。裴於御前直稱陳子昂名。宜觸帝怒。而文宗之言如此。其度量殆不可及。

白樂天文集

白樂天以寶歷元年到蘇州刺史任。晚年錄文集三本。置其一於南禪院千佛堂。

歐公誤用不識撐犂

細素雜記。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撐犂。陸機事不知載何書。王勉夫云。此見元晏春秋云。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犂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犂。天子也。匈奴號撐犂。猶漢人

稱天子也。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

東坡在元祐時已有詆誣之者。

揮塵餘話。東坡先生雖竄斥於紹聖元符。然元祐中黃慶基、趙君錫、賈易之徒，已摘取其所行制詞中語，以爲詆誣。後來施行，蓋權輿於此。

呂升卿通判海州

東坡外制有呂升卿通判海州詞。蓋在元祐元年。

曾文肅帥青社

揮塵後錄。曾文肅自高陽帥易青社。

章惇事邵康節。胡安國稱秦檜

章惇嘗事邵康節。

見宋史邵伯溫傳。

胡安國初問人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爲言。且比之荀。故安國力稱檜賢。見宋

史安國傳。

程伯澹語

能改齋漫錄。呂正獻公嘗薦常夷甫。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澹有悔薦之意。伯澹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朱文公語

朱文公與陳同父書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便脫灑磊落。

何道夫語

梁谿漫錄。何道夫畊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麤足。而可以及人。

陸象山疑有子

陸象山云。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

呂東萊讀史多

朱子語錄云。東萊聰明。看文理卻不仔細。緣它先讀史多。所以看麤著眼。

晏元獻夫人

揮塵錄。晏元獻夫人王氏。國初勳臣超之女。樞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獻壻。富鄭公也。鄭公壻馮文簡。文簡孫壻蔡彥清。朱聖子。大昕案朱聖子。聖字聖子。聖子女適滕子濟。俱爲執政。元獻有古硯一。奇甚。王氏舊物也。諸女相授。號傳壻硯。今藏滕氏。朱之孫女適洪景嚴。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

韓奉常妻

揮塵錄。韓循之奉常治之妻。魯國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孫。魏公之孫婦。儀公之家婦。呂惠穆之外孫。魯簡肅之外曾孫。呂文靖之曾外孫。身見其子肖胄。爲樞密壻。鄭億年爲資政殿大學士。儀同執政。它子與孫俱被飾擢。壽踰八秩。婦人中罕有。

藏書之厄

魏華父言。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時爲榜書樓二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于火。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藏僕竊去。市人裂之以籍物。其入于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祕。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尤氏書寶慶初亦厄于火。

南監板經史

南雍志云。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正與今同。則本監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也。明矣。自後四方多以書板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欽依修補。然板旣叢亂。每爲刷印匠竊去。刻它書以取利。故旋補旋亡。成化初。祭酒王僊。會計諸書亡數。已逾二萬篇。時巡視京畿南京河南道御史上海董綸。乃以贓犯贖金。送充修補之費。文獻通攷補完者幾二千葉焉。宏治初。始作庫樓貯之。嘉靖七年。錦衣衛閒

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攷對修補以備傳布。其廣東布政司原刻宋史差人取付該監一體校補。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於是邦奇等奏稱史記前後漢書殘缺模糊原板脆薄剜補隨即脫落莫若重刊。又于吳下購得遼金二史亦行刊刻。已而邦奇汝璧陞遷去任祭酒林文俊司業張星繼之乃克進呈。

宋史四百九十一卷。成化中巡撫兩廣都御史朱英刻于廣州。

南雍經史板

南雍志周易注疏一十三卷。尙書注疏二十卷。毛詩注疏二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公羊疏三十卷。穀梁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五十卷。舊板壞失止殘板五面。新刻儀禮注疏十七卷。孝經注疏一卷。論語注疏十五卷。皆殘闕。爾雅注疏十卷。則見子類。周禮禮記孟子注疏南監初未有板也。志又云十三經注疏刻于閩者獨缺儀禮。以楊復圖說補之。嘉靖五年巡撫都御史陳鳳梧刻于山東。以板送監。是南監儀禮注疏雖刻于嘉靖初。乃在張邦奇之前。邦奇等所刊補者唯二十一史耳。

嘉靖七年所刻唯史記兩漢書遼金二史五部。其後續刻於萬歷二十四年者。則有史記梁書五代史祭酒余有丁司業周子義所校也。

翻刻古書易錯

湧幢小品、翻刻古書甚害事。刻一番、錯一番。以後者爲是，則必以前者爲非。

羣書治要

日本人刻羣書治要五十卷。每卷首題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一周易、二尙書、三毛詩、四至六春秋、左氏傳、七禮記、八周禮、周書、國語、韓詩外傳、九孝經、論語、十孔氏家語、十一至十二史記、十三至二十漢書、二十一至二十四後漢書、二十五至二十八三國志、二十九至三十晉書、三十一六韜、陰謀、鬻子、三十二管子、三十三晏子、司馬法、三十四老子、鷓冠子、列子、墨子、三十五文子、曾子、三十六吳子、商君子、尸子、申子、三十七孟子、慎子、尹文子、莊子、尉繚子、三十八孫卿子、三十九呂氏春秋、四十韓子、賈子、四十一淮南子、四十二鹽鐵論、新序、四十三說苑、四十四桓子新論、潛夫論、四十五崔寔正論、昌言、四十六申鑒、中論、典論、四十七劉廙政論、蔣子政要論、四十八體論、典語、四十九傅子、五十袁子正書、抱朴子。前有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序。題云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未知當中國何年也。

石刻詛楚文

新定續志云：嚴州有石刻詛楚亞駝文。在郡廨清風堂廊廡間。

李伯時畫古器圖

續餘話：李伯時自畫其所蓄古器爲一圖。極其精妙。舊在上蔡畢少董良史處。少董嘗從先人求識于

後少董死，乃歸秦伯陽燧。其後流轉於其壻林子長橋，今爲王順伯厚之所得，真一時之奇物也。

元會運世

朱子語類問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它只以數推得是如此。它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已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至西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

道學名臣言行錄蔡元定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豪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豪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得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豪，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大昕案：一萬八百年當有十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九月，朔三百六十年當有十三萬九千四百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朧屈伸交關淺深之數，莫不由此。

避諱改姓

賀氏本姓慶。避漢安帝父名改賀氏。唐憲宗名瀄。改瀄于氏爲于氏。陶穀本姓唐。詩人彥謙之孫。避石晉諱改陶氏。湯悅本姓殷。名崇義。初仕南唐。入宋避諱。改今姓名。金履祥先世姓劉。避吳越諱爲金氏。

姓隨音變

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閒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簡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故隨音變。

京房吹律定姓

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

陸羽從僧姓

陸羽無姓氏。初生棄隄上。僧姓陸者收育之。因從僧姓。

司馬康

蘇子瞻爲司馬溫公行狀云。子三人。童、唐、皆蚤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東都事略。宋史本傳。俱不言溫公無子。而邵伯溫聞見前錄。稱溫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字公休。爲後。與行狀不同。是可疑也。伯溫又言。公休子植蚤死。無後。溫公之世遂絕。據行狀。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則不獨一植也。

南渡後以溫公無後。以其族人伋爲溫公會孫。伋字季思。官至吏部侍郎。龍圖閣待制。史不爲立傳。伋子

遵官通直郎權發遣信州見渭南集。

番陽洪氏

洪氏五季時由歙徙饒之樂平。又七世徙番陽至給事中彥昇。以進士起家。洪氏益大。給事之弟彥先。右通直郎太師鄭國公。是生魏國忠宣公。

文惠之仲子祕。字必之。以廕累官知山陰縣。桂陽軍簽判。通判郢州。差知武岡軍。甚有政聲。改知南劍州。不赴。自請奉祠。以主管武夷山冲祐觀里居。年七十一卒。官奉直大夫。爵番陽縣男子三人。某朝散大夫。前知容州。偲承議郎。權發遣嘉定府。僮蚤世。孫四人。蘭荀萬皆將仕郎。芮魏了翁為墓志。

郭叔誼

郭叔誼字幼才。蜀之廣都人。官朝奉大夫。自號肖舟老人。有續通鑑長編增添綱目二十卷。溫公通鑑評三卷。見魏鶴山所撰墓志。

修容

檀弓。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古人謂儀爲容。修容猶言習儀也。玉藻。將適公所。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大戴禮。火滅修容。周書大聚解。立鄉社以修容。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修與習。其義一也。注以爲更莊飾。似未盡然。古者女子將嫁。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儀也。

捉筆

王裒云。吾不捉筆已四十年。見王隱晉書。及魏志王修傳注。

捕風

韋應物詩。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東坡集亦有繫風捕影語。

花木瓜

周必大游山錄。汪彥章與王甫即輔太學同舍。甫貌美中空。彥章戲之爲花木瓜。及彥章罷符寶郎。甫正當國。以宜倅處之。宣州產花木瓜故也。

雞鳴諫議

繫年要錄。紹興五年。詔禁屠以禱晴。而併及雞鳴。右諫議大夫趙霈奏疏稱。誦上德以爲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比。中書舍人胡寅讀疏。笑曰。諫職乃及此乎。聞女直統兵有號龍虎大王者。或入犯。當以雞鳴諫議拒之。

章硬頸

章帖守蘇州。人目爲章硬頸。見吳郡圖經續記。

笑面夜叉

蔡卞時人目爲笑面夜叉。見能改齋漫錄。

金毛鼠

馮當世人目爲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實貪狠也。亦見能改齋漫錄。

滿朝歡

章鑑號滿朝歡。見宋史。

賽仁孝

劉整號賽仁孝。見元史。

先君子畢生著述。咸賴友朋門弟子傳寫刊行。養新錄二十卷。成書最後。甫脫藁卽爲阮中丞芸臺先生攜去。釀金開雕。以後續有所得。別記一編。名曰養新餘錄。逮甲子冬捐館。共得若干條。不肖兄弟。謹藏弃篋中。未忍輕啓。今夏偕妹倩瞿君鏡濤。校修先君子詩文集告成。適嘉興李許齋太守書來。索經典文字攷異。唐五代學士年表。王深寧年譜。三史諸史拾遺等遺藁。將代謀剞劂。因啓舊笥檢尋。念及養新餘錄未刊。終爲全書缺事。爰取手藁繕錄清本。分爲三卷。以授梓人。俾四方好學之士喜讀我先人書者。無或有遺珠之憾焉。嘉慶丙寅冬十月既望。男東塾百拜謹識。

